

真西山文集

卷廿四之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聖人之道布在方冊昭然示人至矣堯之
而已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謂也
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精守之一而後中可
執中也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毫人欲之私無所與
乎其間者也大學論語孟氏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
意未嘗以天理言獨見於樂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
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世謂記禮之書類出漢儒漢儒之言傳者多矣有及於是者乎自時厥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以及我朝治教休明風氣醲厚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焉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發微益明益章今觀遺書所載先生論學必以達天德為本論治必以行王道為宗有天德而後可語王道天人內外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哉此所以上繼堯舜孔子之統緒而下開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歟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賦

為仁義禮智之性惻隱辭遜羞惡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支百骸之為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為倫何莫而非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物欲肆行義理汨喪於禽獸奚擇焉知人之天然後知性善知性善然後能窮理能窮理然後能誠意以修其身推之於治國平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鍾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若春陽之溫其吐辭也泛然若醴酒之醇同設教於家而士之願從者衆同爭新法於朝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誠一時忤意者皆貶而先生獨昇

憲卽力辭不就去之久而猶見思及其歿也士大夫
知與不知皆為流涕以為使時見用必將有綏斯來
動斯和之効而重哀生人之不遇不得與於先生佐
興王道之澤也非夫先生之心之學純乎天理其孰
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仕也嘗主江寧之上元簿攷其
設施若均曰賦興水利息邪說正人心等事 天理
之流行著見者也中更變故鄉之人士罕有 言之
者 乾道中資政殿學士劉公珙知府事始 先生
於學宮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為之記則既較然昭著
而足以風厲學者矣其後主簿趙君師秀復即解舍

之前為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痺隘弗稱嘉定甲
戌臨川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於帥守莆田劉公桀
增而大之 某時將漕在焉捐金三十萬粟二十斛以
助之未幾豫章李公大東長樂李公珏繼至咸相其
役為堂三間中嚴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為樓高
明潔清內為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為小室焉
曰讀易外為齋一曰近思齋之側為亭曰靜觀又將
為兩廡翼之而刻墓表與河南雅言于其壁危君之
於斯役勤矣初劉公之經始也嘗屬某為之記危公
又重以為請再三返而不置 某以固陋力辭而不可

得也顧自惟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初蓋茫然不知
所向久而粗若有見者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云
僅一見於樂記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
用其力焉所以開千古之秘而覺萬世之迷其有功
於斯道可謂盛矣而其所以進於此則又有二言焉
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
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
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間則雖入也而實浩浩其天
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抑有合乎否也過不自料
次第其說以授之危君幸以為然則刻真堂上以示

來游於斯者使知先生之道雖高而用力有要萬有
一可為興起之助云爾

永春大夫御史黃公詞記

嘉定丁丑某被命守溫陵至之日延見鰥老問田里

疾痛痾癢與前守令之賢而可法者欲考其行事而
為之師則有以永春大夫三山黃公告者謂其遺愛
澤在人也深去之六十年而後未有及之者問其詳
則亦不能道也未幾乃得朱文公先生所為公墓誌
讀之其略曰始予試吏同安聞旁邑永春有賢令尹
曰黃公公廉疆介察見微隱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

他縣民有寃訟率請諉公以決其條教科指操驗稽
決人皆傳誦以為法間嘗以檄書按事涉其境道旁
小民稱說令尹不容口其禁令要束大抵皆崇禮義
厚風俗戢吏姦卹民隱之意其言明白簡切而其達
之也遠近幽隱無弗暨者泉之士大夫為予言永春
自故司諫江公民表為令有善政民稱思之以為無
能繼者今黃公節守殆無愧江公而吏事精密有過
之者又云公來永春承寇亂蠱弊之餘田萊多荒民
力凋瘵公至首蠲其宿負民有鬻業而稅籍不除者
悉釐正之其文書或不具則履屐畝而均其稅於是豪

家無得幸免而貧弱以蘓民輸賦或後期不使吏輟
其間獨揭其姓名為之期日而聞者相先以至不一
歲流庸盡復賦入再倍其初公又痛以廉儉自約飭
凡例所當得公解錢悉輸之官到罷挈家當計庸受
直亦不取至於燕游餽遺之費又皆一切屏絕而鈎
考出內則必以身親之吏無得容其姦於是廩有餘
粟庫有餘錢乃視民所病凡前日無名之賦可罷者
如浮監錢之屬皆罷之不可者如上供銀亦為損其
虛估之直宗子未則以他錢代輸一歲至數百萬左
翼軍自漳徙屯郡下當治營屋郡分以屬縣他縣征

調輸載民不勝擾公獨出庫錢僦工徒取竹木具陶瓦分寓便舟以往為屋餘千間而邑人不之知也里正舊以誅求破產前後相屬當役者畏避百方惟恐不得脫至是乃有投牒爭先為之者嘗有寡婦負租而逃公寬其期以召之來則使之庸織於人以漸償所負又嘗有請鬻牛以輸負租者公憫然曰柰何使汝失一歲之計今春姑以丐汝秋成而輸未晚也其人欣然聽命及期果如約蓋其及民之大者既已周浹而於其細者又皆曲盡如此獨豪家大姓侵刻細民則捕劾窮治之無少貸他所聽斷發摘隱伏人以

為神而卒歸於仁恕也大治學宮闢其衢路斥去道雜作亭其前而刻詞以厲學者語意甚偉延擇修士課試以時士子一謁者接之於學講學之外一毫之私不敢及也有儒冠而以博訟者為設席聽事之旁課以論孟通者罷歸否者呼其父兄懲以二物由是俗為一變始至歛謁群祀以文告曰今有昏墨神其姪之視社稷祠壇隳弊甚即命改為而又植以名木至今人猶指以思公名曰御史林遭旱出俸錢具牲酒躬走群望窮極幽嶮不以勞為憚雨為三應愚民奉佛往往私立塔廟以便期集僧以是得雜處市里

間亂倫敗俗為良民患公按律令盡徹之且禁僧母
得復居外宿弊頓革未有女病若有憑之者巫曰故
邏卒某也死而後於城隍之神實為崇公怒曰是安
敢然杖其土偶而投之溪流女病即愈始時縣人頗
神事之巫史因託以為妖至是乃息先生叙公為邑
時事如此而又繫之以銘曰我觀黃公古人之風其
剛方而潔廉者義之操其慈愛而惠利者仁之功嗚
呼先生非輕許人者也若仁與義充先生之所不輕
予也迺獨歸之於公則公之為人可知矣其為政於
永春者又可知矣世嘗言今之人不古若觀公所為

其有異於古循吏否耶又言人情媮薄不可以義理
化觀公以善曉民而民從之易若此秉彛好德之性
亦曷嘗泯耶縣人故生祠公公沒而咏歌之弗替也
獨其遺像歲久不存祠屋亦浸就圯乃屬縣大夫使
新之而求像於公之子寺丞君翰奉而祠之以慰是
邦無窮之思嗚呼公今遠矣世之君子得位而居民
上者苟能師公之所以治已者而推之以治人則是
亦公而已矣竊願與同志之士共勉焉若夫芻狗其
人鬼魅其俗務以法律驅而智巧勝者豈獨為公之
罪人抑其雖愚亦所不忍聞也公諱瑀字德藻去而

為御史有直聲旋以病補外識者恨其不大施云明年十一月已卯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泉州軍州事真德秀記

潮州貢院記

嘉定十二年閏三月壬子潮州貢院成郡學職十有四人以其繪事之圖來請記余既受圖於使者則進而問之曰始余讀梅溪王公詩知潮之有貢院久矣今者所創將新其舊耶抑改作之也且其地焉在曰郡城之北有曰鳳鳴坊者故試士之所也郡地之東有曰登雲坊者今試士之所也故基之廢八十有八

年而今始復其舊也問其所以復之意曰以形勢言之則背負五龍前峙金鰲大江之水回環而紫帶雙旌鴈塔駢羅而鼎列者昔人卜地之勝也旁聯民廬後迫隍水山川清明之氣遠而弗矚市廛謹冑之聲邇而狎聞者近歲草創之陋也况夫以人物則昔盛而今歇以規撫則前敝而後隘此其復之之指也余於是竦然曰春秋大復古謂其復之而當也是後也復之而當春秋之法所宜書然余不知主之者為誰與費之所自出則又曰知是役之當為而勇以決其議者郡太守莆陽陳公也知是役之可為而力以任

其事者別駕浚儀趙侯也若夫考視工程則寓客之
賢曰王君恪勺稽出納則郡庠之雋曰方遇施儀鳳
等實分任焉而吏弗與也會其費用之目為錢十三
萬有奇郡之所捐者百萬別駕半之自餘則為士者
合以相焉而民弗知也予曰嘻是真宜書矣蓋今之
為守貳者有簿寂丹墨之殷有牒訴聽理之煩苟能
是則曰吾之責塞而人亦莫之責也今二君子者迺
獨盡其心於責之所不及非賢而能之乎然使邦之
大夫士不能協智并力以訖于成則二君子雖有必
為之志其勢將有未易者然則諸君亦賢也哉雖

願有獻焉夫所為復選士之官于舊觀者非以舍庫
狹而就高明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焉而已爾夫
以三日之試猶必惟庫狹是去而高明是趨則士之
尚志立德以終其身者其可苟乎故莫尊于道德莫
美于名節士而志乎此則上達之基也莫累於勢權
莫濇於貨利士而志乎此則下流之委也辨是非于
錙銖之間決取舍于熊魚之際昔者潮之君子蓋有
庶幾乎此者矣今諸君將由科舉以進於天子之
廷則其於義利之分誠不可不早辨也若知媒富貴
而已是豈賢守貳所望于潮之士者哉陳公名愔字

伯廷由太學上舍賜第趙侯名善漣字清卿亦以文學中甲科云院為屋千有三百楹其制具于圖者此不著四月某日具位建安真某記

懿孝坊記

懿孝坊為呂氏女立也呂氏女名良子年十八父得疾瀕殆女晨夕侍湯劑非口嘗不敢進鑿屢易弗效無所歸尤則禱于祖若妣拜且泣曰吾父所以屬疾者意吾祖若妣歆其相從於地下也父平生獨喜耽書不善執事善執事者莫如兒兒請以身代又拜且泣夜則焚薌祀天詞甚苦且刃股肉粥而進時譙門

鼓再通群鵲遶屋飛噪仰眦空中有大星三燐煜如月正照欄楹間精魄森然若有鬼神異物陰相之者越翌日而父瘳十日而遂復予聞而嘉之夫以身代君者金滕之事也呂氏女生深閨中未嘗從師友講學問而其請父之辭乃與金滕之義叶碩不異哉君親之身重於其身無哲愚咸知也物歆昏焉利患怵焉始喪其本真爾惟誠於孝者心純而慮一心純而慮一則其天者全天者全則其心與聖賢之心一也夫以女子而能致其一日之誠猶若是况於道學之君子終其身而從事焉則其進於聖賢之域庸可禦

乎始良子請代父時女弟細良年十六輒相從拜禱
良子卻之細良恚曰豈姊能之兒不能耶蓋二女子
爭相為孝如此嗚呼人誰無親有親而不知孝孝而
不一於誠者皆呂氏之罪人也昔柳子厚作孝門銘
曰懿厥孝思茲唯淑靈予謂懿孝之名施之呂氏為
宜稱故以是表其閭父洙字魯望世儒家居貧自立
於學視其女可知其父云嘉定十二年八月丁亥郡
守建安真其記

忠孝祠記

忠孝祠者祠唐義關林公攢 國朝皇城使贈司空

忠勇蘇公緘也二公何以祠曰林公以孝行稱蘇公
以忠節顯祠之所以勸臣子勵風俗也昔之君子以
是名于世者衆矣奚獨祠二公也二公泉人祠為泉
人立也然則泉人以忠孝著獨二公乎曰不然也泉
之士多工於文而言能文者必曰歐陽生詹取其尤
著焉者也二公以忠孝名猶是也二公之所以尤著
焉者何也曰孰不事親林公之於親孝之至者也孰
不事君蘇公之於君忠之極者也今夫冬溫而夏清
昏定而晨省子之職也而未可以言孝也愉色而婉
容承顏而順志可以言孝矣而未可以言至也齋戒

以見君奔走以承命臣之禮也而未可以言忠也美
焉而將順之闕焉而彌縫之可以言忠矣而未可以
言極也然則孰為至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孝之
至也孰為極曰主爾忘身國爾忘家者忠之極也吾
觀林公之喪親也水漿不入口五日躬自陶甕而墳
之非苟以為難也親之存也竭吾力既沒而遂怠焉
是死吾親也蘇公之守邕而扞寇也其子曰家可徙
乎公曰不可父老曰城可棄乎公又曰不可卒奮其
力以戰力不繼死之其家殲焉非惡生而嗜死也吾
受君之祿以榮其身以及其家臨難而卹其私焉是

孤吾君也夫為人子而死其親為人臣而孤其君是
犯天下之大戒也二公之所不忍為也故恩之當報
不以存亡貳其心義之當徇不以死生易其節所以
盡臣子之分也若乃祥應之假乎天爵號之加于朝
褒表于一時而焜耀于千載則非二公之所計也蓋
以孝而徵福其為孝必不誠以忠而望報其為忠必
不篤無所慕而為之二公所以有功於名教也茲余
奉而祠之之意也敢問學二公者將奚先曰事親者
人之所同事君者必得位而後可也然豈有二致哉
故曰事親孝則忠可移于君蓋孝者忠之基也平居

能為林公則進而委質于朝廷盡節于官守其不媿
蘇公也必矣此泉之士當朝夕勉焉者也奉而祠之
且刻其事于壁者太守真其也與其議者博士吳實
卿後事李方子也奉其祠者郡之士者曰黃龔也嘉
定十二年八月甲子朔記

建寧府廣惠倉記

寶謨閣直學士史公守建之明年脩廢植僵百度咸
飭鄧山郵水之念油然而動于中猶惠顧吾民思所
以澤潤於亡窮者迺以書諭于朝曰維建之為州統
縣凡七皆山谷迤邐相屬田居其間裁什四三歲甚

豐民食董告足一或小歉則疆者相抵為說弱者轉
死溝隍中倘豫之政在此邦尤不可後謹按故侍講
朱文公熹嘗建白立倉于里社建人賴之今遺規具
存郡之賦入雖狹然節用而計其贏為緡錢凡五萬
願悉舉以平糶散儲屬邑田野間其誠力憊不能任
郡事請得上還印紱竢繼至者卒成之于以丕闡聖
主如天之仁俾人蒙施永永無極大臣以其書奏
天子曰嘻是足以廣吾之惠矣其令迄終厥事條其
所當惜畫者以聞公拜命懍然不敢言去於是顯為
一司奉行之屬通判府事張侯必總其綱觀察推官

鄭某掌凡糾察之事又惟俗利疾非鄉大夫之賢者不能知則以禮屈新知信州朱侯在前知黃州謝侯汲古主其議凡七邑措置之任悉屬焉諉令佐之能者各董其事而以寓士二人相之凡倉以里居之有行誼者二人職其出納砥其境之廣狹為置倉之疏密故在建安旣寧者凡十有三在建陽者二十有五在浦城者二十有二在崇安者十有八松溪旣崇安之半政和又損其二焉此其大較也初議用社倉法穀貴時出以貸民至秋責其入旣又慮其有督索之煩均備之擾或反以為病於是祖常平歛散之舊糶

以夏糶以秋糶價視時之高下而糶則少損焉是條約成某自泉徙江西公命以識曰庶來者之有考也吁公其可謂有志於民矣蓋古今之法莫善于常平然其禁防密與廢難非歲丁大侵不敢舉而貸也縣不稟之州州不稟之部使者不敢擅而出也幸而有司急民之隱不旋踵而予之然通者易調逆者易遺又其執然也世之君子深思博慮以左右其所不及故社倉立焉社倉之行垂五十年復不能亡弊而廣專出焉凡以推德意而活民命也或曰社倉旣弊矣議者方歆舉而廢之奚以廣惠為執行之數十年

始又一社倉也是不然古之君子將有所為患已之不盡其方不慮人之莫繼社倉之弊非法之舉也使在位者有朱公之心修而復之易矣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已欲有為而慮人之莫我繼是以不仁待人也亦薄乎惟後之人毋忘公經始之難續其緒於既成而杜其罅於未兆雖以之百世可也奚弊之足憂耶若夫分畫布置之詳則有故府之牘在此不悉書具位真某記

新州惠民倉記

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新始至曰城郭完乎有

司以圯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其械具乎有司以乏告則命為某器若干某器若干既又曰吾城堅而械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在籍若寓于塾者教之率以法期年士咸就紀律公曰可矣猶未也夫守恃兵兵恃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命也邊之首政也蘄故號沃壤中興以來流痛未盡復荒蕪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縣而輸于公家者財萬斛焉以廩吾兵且不給設不幸有旱溢之菑蟲螟之孽其奚以相恤哉予為二千石于此而奉養盡于斗食吏非矯也重民之脂膏不

忍褻而用也覲圭勺之贏還以遺吾甬也時會而月計之泉之在官者厘有餘歲幸比登粟之在民者亦厘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其餘於民者不幸告儉則以藏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備豫之善畫也廼簡僚吏之材者涖厥事凡樂售者優其直予之未幾得粟為萬石者二靡錢緡若千萬千百有奇築屋若干楹以謹其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著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有固心人心固然後可冀以死守昔者孟子談王道于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從橫馳說之士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蓋民弗自安而欲

與俱危不卹其生而歆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醇以深其氣剛以大蓋淵源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為本是倉特其一爾始倉之成公既以告于朝下部使者核其實又書未命其識之其歆以諭後人俾勿廢乎予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無識焉可也不然則金版玉書猶弗足紀恃此以存難哉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庶異時有考云公名其字茂欽十三年夏五月辛卯朝散大夫集英殿脩撰權發遣隆興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其真其記

睦亭記

嘉定十四年六月西山精舍成明年五月作新亭於池上而命之曰睦亭客有問者曰夫睦家庭之事也子以名斯亭何哉予曰古者合族而祭事已必有燕私焉祭所以尊尊而燕所以親親其義一也予之為是精舍也以吾王父與吾先人之丘壟在是也有精舍焉且奉吾王父先人之丘壟而春秋饗祀無以為會吾宗族之地是知尊尊矣而未知親親也凡人所為薄於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也誠知其所出之本一則雖由衰焉而功由功焉而總由總焉而至

於無服辟之巨木百圍支葉扶疏而根幹則一夫豈容以異觀哉然予之所以為是者非為今日慮也自吾之曾王父有子一人焉是為吾王父王父有子二人焉是為吾先人若吾叔父吾叔父不幸無後而有子者唯吾先人焉吾之兄若弟是也吾之兄不幸蚤世而吾與叔季氏僅存蓋相倚以為舍者夫焉得而勿睦耶予之所以為是者為後人慮也蘇公有言吾之所與相眎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之初一人之身也今自吾之子與兄弟之子降而為從兄弟自吾之孫與兄弟之孫降而為再從兄弟屬一降則恩

為之一衰又自是而降則親盡服窮而塗人矣吁親未盡服未窮而塗人焉今之倍皆然也况於親之盡服之窮而不塗人耶此吾所以慮乎後之人也今為精舍於斯歆吾子子孫孫欽奉其先之祀又為亭於斯歆吾子子孫孫畢其先之祀而相與會聚於斯亭勸酬歡洽之餘追念本始而知其所祖之一則服屬雖遠而情不至於踈情不至於踈則恩不得而絕庶其免於相視為塗人也茲吾所望於後之人也客又曰子之為慮則至矣然則觀世之有田以具築蓋有屋以庇塋域者不為不多而能保之以傳於後者其

寡又將何以為計耶曰此非予所能知也雖然有一焉夫自吾一家而觀之則吾之兄弟宗族同一體也自天地而觀之則凡與吾並生于穹壤間者皆同一體也以吾尊祖睦族之心推之凡其有田以具築蓋有屋以庇塋域者循吾心也吾其忍以貨與力取之邪吾而不忍人人亦將不忍于我矣此予之可知者其所不可知者莫庸過計為哉客曰然遂次其語為睦亭記

畝忠堂記

上更化之八年以左諫議大夫長樂鄭公為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公拜疏懇辭 詔曰朕方求當
世之彥相與建當世之功有大臣之才不如有大臣
之度蓋心平迺可揆物非量博不能受人於是縉紳
大夫士歛然知 上所以用公之意公遂拜命不敢
辭越若干年陞同知院事又若干年擢參知政事既
又晉長樞筦與東西二府謀議公寬厚閑博其心休
休然無黨偏無忿忮夙宵自竭不斬人知庶幾所謂
輔贊彌縫而藏諸用者又若干年公以疾求釋位弗
許至流涕 上前曰臣犬馬病力不能任 陛下事
願賜骸骨以歸 上猶曲留至數四知公志不可奪

詔拜資政殿學士付江南西道旄鉞公又奏曰臣
誠駑且憊不能任帥事敢固辭迺詔升秩一等領
祠于洞霄宮某時卧西山公過焉因上謁請問所
為求去之果者公曰吾老且疾不宜久典政機妨
賢能路是以有請請而獲吾之幸也然吾忍忘吾
君也哉吾以一書生驟致此位懼即死無以報
上恩今雖退伏田廬葵藿之心終在 帝所吾
將歸營一堂朝夕其間致子牟存闕之思非子
誰知吾心者明年公以書來曰堂成矣其為我名
而志之其既不獲辭請以畝忠堂書之扁又惟自

昔大臣遭時得位進退出處之道有三難焉方其
進用也以有補為難用而有補矣退為難能退矣
不忘君為難今公之居廟堂也於國論有調娛之
功其退也於權位無固愆之意迨既優游林泉宜
若亡與國事而惓惓於君猶有不庸釋者書曰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公之謂矣雖然公之
所謂不忘者豈徒有昇心而已哉先朝元臣身
處閒燕國有大政令大議論未嘗不密效忠款以
裨聰明今天子從善如流公之被遇殊特又非
群臣匹繼自今安危理亂之機有伏於衆人所未

予敢弗共是役也經營規度壹出于張侯埜去張
石代之董督唯謹糜金錢百一十萬有奇廩粟六十
有一石而取材於場不與焉予既序次其事且為之
辭俾歌以侑神其辭曰龍之潛兮幽幽或江而潭兮
或山而湫寥何為兮安卧不我民兮顧憂旱暵兮良
苦歲將饑兮誰愬遲龍君兮不來極予目兮湘浦龍
之升兮雲從變化歛若兮有雷有風騰百川兮雨四
極膏大田兮稼滋殖崇崇兮新宮觴豆潔兮菜盛豐
薰龍君兮我饗朕我民兮無窮

蕭正肅公祠堂記

故參知政事正肅蕭公既薨之三十年臨江太守楊
侯恕始祠公于學教授黃君自然以書諭于某曰盍
記之某之生也後不及拜正肅公而幸嘗出公嗣子
文昌公之門獲聞公言行甚悉蓋其始也以區區一
絕後事嬰權臣之鋒坐是連蹇而不悔迨其中也登
諫垣任言責正色直辭上不阿人主中不徇大臣下
不怵近習貪夫小人以非道進者公必聲其罪而
擊之論有弗合視去其位如去傳舍而不顧其後也
與聞國論尤以獻替為己任嘗言于上曰君所謂否
而有可焉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之愚忠佩此兩言

而已有諷其太直盍少加委曲公曰吾直道事君知
任真而已何以曲為卒以是終其身不變嗚呼迹公
平生之大節其可謂以道始終浩然而無媿矣非誠
而能之乎中庸言天地之道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
物不測夫不貳者誠也人之所以不純乎道者以其
貳也貳則不誠矣不誠則與道扞格雖勉焉自守不
能以期月也况終其身而弗變乎公能以道始終者
豈非以其誠乎公在政府時獨被 孝宗非常之睠
蓋嘗以誠實不欺稱公君臣之間相與以道而相知
以心可謂盛矣昔范太史論司馬公之賢蔽以一言

曰至誠無欲而已蓋人之能存其心者未有不由於寡欲而所以放其良心者亦未有不由於多欲也公天資冲淡凡声色貨利常情之所不能不嗜者皆漠然不一動其心自小官至通顯苞苴無敢至其門者非誠于無欲能之乎世降俗弊士大夫以苟得為賢雖徼倖一時而朝榮悴有身沒未幾而声沉迹泯者甚則唾罵隨之公薨既三十年能使人思之不忘又能使為羸者奉而祠之於學此豈以名位勢力得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邦之士苟能考公言行而服膺之本之以誠而持之以久異時見諸事業是

亦公而已矣坎於黃公之請不復固辭而為之說如此使學者得以覽觀焉嘉定十六年正月丙子具位

真其記

潛齋記

金華王子文以其燕居之室求名於予予為目之曰潛齋子文請其所以名之義予曰潛之為言也豈欲使子為節信淵明之所為哉二君懷奇抱器而時焉之弗遭故皆以潛自命遂廵退遁以終其身今吾子必有當世之志又有當世之才雖求人之莫我知弗可得也然則予之所謂潛者其意果安屬耶蓋書有

之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若昔聖賢之教人常砥其
偏而正之使至于中而止故沉潜者則欲矯之以剛
高明者則欲勝之以柔斯言也非箕子之言禹之言
也非禹之自言天之所命也而可違乎哉夫人之所
得於天不能無疆弱之異而濟之以人者乃所以成
其天也今觀吾子文之質蓋庶幾乎高且明者也夫
其質之高且明則天之厚於子者至矣然予之望子
猶欲有以成其天焉蓋天下之理一高常病于亢而明
常累於察以乾之健且有上九之悔而明夷之明亦
必以晦處之况于學者乎吾子其欲其無亢與察也

則智焉而養之以愚實焉而藏之以虛精銳果決而
行之以容與舒徐於沉潜之義斯得之矣雖然人之
所以成其性者學也而學之有見乎道者心也昔者
顏淵嘗潛心於孔氏矣故其所就者深純縝密去聖
人之域蓋亡幾焉漢儒唯楊子雲若有見于此者其
為言曰潜天而天潜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
心之潜也猶將見之太玄之養曰藏心于淵美厥靈
根其旨微矣至於論性則本焉之莫知是殆窺其形
似而非真見者豈所謂潜者異乎顏氏子之潜與吾
子倘有志于斯盍亦即洙泗之言求當時之所以用

力者朝詠而夕思之如見其人於千載之上一旦脫
然猶寐之覺則天地之心聖賢之蘊皆將祭焉陳前
有不吾隱者是則潛心之力也嗚呼便環爨者數十
人苟可以厚鄉隣者無不至也公名主字國瑞自號
曰仙游翁云是年冬至西山真某記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記

後學湘源趙清潤茹冰父重校

鉛山縣修學記

鉛山學自淳熙中將侯億修之距今紹定初元逾五
十祀矣鄉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疲於供億
何暇議學校事誦絃之音至或曠歲弗聞其興章侯
來環賦太息亟思所以復其舊者居未幾政修財羨
廼度功而賦役爲首闢肄業諸齋更櫺星門繕藏書
櫺升從祀于東西廂祠先賢于其所由內達外莫不
負然矣又惟廬士之儲未裕則括廢寺若絕家田合

若干畝充權入之取征推錢三萬佐其廢士之業于斯者得以優游底厲益富厥藝是歲秋賦登名倍他日明年對大庭者凡六人士謹然曰我侯教育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其惟涓熙之後子朱子寔記之格言丕訓昭揭星日某何人斯而敢嗣音獨嘗熟讀乎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其於群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於處斯言至矣試相與闡繹其義可乎蓋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為

粗迹而圖事者以理義為空言此今古之學所以不同也自聖門言之則洒掃應對即性命道德之微致知格物即治國乎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用之體也筦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為士者壹以辭藝為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子朱子所為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乎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二者交攻其力則其業為有用之業及其至也其材皆有

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為無負
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蘄於士也若夫群
居終日惟瑯鏤琢刻是工於本心之理不暇求當世
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平生所
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開教之指亦豈吾
侯所為作成爾士之意哉侯名謙亨字某嘗與揚之
泰興又宰斯邑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明後學武陵楊 鶚伏庵父 重脩
明後學蘭陵丁 辛先甲父 重校

記

敬思齋記

予友曹晉伯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齋曰敬思而屬
予為記予惟此章之約不過教言而侯身治國之事
略備其與大學中庸蓋異篇而同指也今吾晉伯能

劉其大要書而揭之以當槃孟之銘匪有志于學疇
克爾然敬一也而貫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
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
所事乎思情之既發淑慝以分幾微弗察毫末千里
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
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嚴尤在於靜深
居燕處息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為要曰毋不敬者
兼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夫方靜之時
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鑑之明雖未炤物能炤
之理無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

具全正襟肅容儼焉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以
身體之意象自見彼蒙莊氏之說則曰形可使如槁
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為有思之地而
彼之不思則欲委其心於無用焉異端誤人每每如
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
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亡弊晉伯其尚實體于
茲動靜循環無徃非敬則其有思者寂之感其無思
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寔言亡補其尚戒之

浦城縣廳壁記

浦城主簿廳由中興至今無壁記長樂陳公來廼記
之夫簿卑職也自漢人以枳棘喻謂非鸞鳳所宜棲
則其輕也久矣陳君以文鳴天子學擢太常第由吏
部選居是官宜若不屑為而君孳孳所職弗少懈垂
代矣且朝夕自立若始至然夫官無崇卑顧所以居
之者何如耳苟得人焉雖斗食吏猶能盡其職即非
其人雖山岳之任亦輕姑即吾邑觀之自宋興以
來仕于斯者不知其幾而寥寥數百祀惟古靈陳公
之名獨傳是亦一主簿耳或曰公去而通顯故傳是
不然夫公之登諫垣侍講席爭新法薦正人欲論峻

節固表表一世然邑之民弗知也所知者主簿時事
爾使公去是弗大顯其名亦傳故可傳在人不在官
若職今陳君書此石也將使後之人指石而議曰孰
清如水孰滂如泥孰偉然特立孰汨為突梯楚辭突梯
是不可畏矣乎是不謹其所以傳者乎君名逢寅
字其其居與古靈同氏又同蓋企前脩而碩學者也
記之所書起建炎迄寶慶凡三十四人云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
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

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若為老氏之學者曰
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
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
品此即所以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為
安者也一柱傾則墊一維弛則墜若昔聖賢所謂更
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為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
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
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
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烏乎
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

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楊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
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
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
力也鄉使申蘇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為夷
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勛也漢
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
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
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
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
糝糠天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

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
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
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
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
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
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
群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
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
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身即乾
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

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
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
功於百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表之萬載謂昌
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表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
瀘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迺即學宮講堂之東為
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其惟韓子之於
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
若周子則暫涖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闡者然則侯
之祠之也果何為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
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

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於斯者盍
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
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
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
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
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
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
世賈利爲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
諸侯名起章字章之予之畏友云

矩堂記

予友祝君士表取大學契矩之義名其堂而屬予以
記予不佞然用力於此則有年矣始吾惡隸於己者
之不忠也故其立朝寧以盡言獲辜而不敢不以父
事吾君惡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其居官寧以掾藩獲
謗而不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掾屬事臺府矣其
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爲長吏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
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爲一
道帥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
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以豪髮交干爲大家而腹細
吾嘗弗直之故於鄉黨隣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

傷之也。凡若是者，蓋廬亦廬，烏猶懼其弗既。今君乃能揭於其居而銘之，以自警。鄉之儒先長者，又為專析其義，我至矣。晝矣，而尚奚予言之求。雖然，斯道之難也久矣。昔者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夫子告之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又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夫以已度人，而不敢施之，以所惡此恕之事，而仁之方，所謂絜矩者也。物我並觀，造化同量，公平周溥，出於自然，是則仁者之事，不待絜而無不矩矣。此淺深高下之分，非獨以勵子貢而已。仲弓之賢，亞於顏子。

至其問仁，必以是語之，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勵，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銅，私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退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齊，而毋偏吝，有方正而毋頗邪。帥是以往，將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道既已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以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利。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

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為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蝨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艱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為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吾子以為如何祝君曰然請以是為記

徑山三塔記

佛行禪師主徑山之六年道法興行緇素歸仰百爾廢墜莫不具修乃立叢塔三以為蛻于此者歸藏之所有自衆而出者曰浮屠氏以人世為泡幻以死生

為夢覺以軀殼為罣礙委而去之不翅救羸豈其死也乃顧已腐之骸冀窀穸之奉邪師曰不然吾之法翳蓬以居今崇大宮宇矣持鉢以食今坐饗珍芳矣凡若是者皆與昔異獨死而塋塋而塔其可已乎然死生亡窮罔隴有限多為之塔久將無地以容觀今之塋者人人異穴彼世間法不得不然吾之為法本出世間况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方其示寂秉畀炎火視此妄軀一如無物何為瘞藏乃欲自異我今為此決破藩籬生同一堂歿共一塔不分彼我無有差殊此廣大心乃佛知見于時大眾

聞師此言莫不忻喜師又言曰我佛之教慈憫為宗故常以救苦以利人非欲役民以自奉也晉魏而降惟佛是崇世人欽依猶水之壑睛腦可捐亦莫之惜况金錢寶貨乎以故居處膳羞至于糞壘日趨於糜昧者或矜吾教之盛具眼觀之適為佛法之衰何者未勝則本微養隆則道薄為吾徒者可不懼邪必也體佛之心行佛之行勇猛精進知慧光明則生而宮居死而塔塋庶乎其無愧若夫三業弗除萬行俱泯非直生民之蠹實吾佛之罪人也衆聞斯言且喜且懼乃屬宗上人謁予請記予不得辭師名妙松浦城

人歷主淨慈靈隱諸山又主雙徑道嶺為當世第一

定軒記

震澤楊公以定名軒而詒書於某曰盍為之記予謂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淳樸氏之定未知公之志果奚所屬也自儒者言之則大學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以為感通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禪定者兀然枯槁而已爾漠然清虛而已爾人之一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往來闔闢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為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

其可乎公以敏達果銳之材而為明天子所任屬蓋
嘗屏上游護天塹開大漠府制置長淮今又以法從
近臣而控六師之賦其志存乎立功其誼專乎報主
固非棲心無用者比也則其所屬必儒者而非二氏
奚疑雖然定之難能也久矣自窮居獨善之士捐百
事息萬慮以求之有終其身而弗獲者况於履功名
之塗踐富貴之境凡為吾耳目之騰心志之域者至
至錯立于前菀枯榮醜可喜可駭者日百千變其亟
疾若破山之霆其震蕩若發屋之風其眩亂反覆又
若一葉之艇而舞翻空之濤甚矣哉定之難能也若

是者其患為在曰心無主而已矣竊嘗聞之敬則心
有主而物聽命不敬則物為主而我從之古之君子
對妻子猶君師之臨處幽室甚十目之睹所以養吾
心而為萬物之主也心有定主然後有定見有定見
然後有定立酬酢萬變無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而
公之所志也夫理有定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各
適其可即所謂定也若乃處義未精而猥曰吾守之
不可易是直私意之錮爾烏足語定乎哉故主敬窮
理交相為用東魯西洛之正傳有不可誣者公之大
父紫微公受學於伊川之門人為先朝名侍從公之

其西文集卷之十五
所學自其家世且方嬰繁劇而不亂遭變故而不懼
其於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顧予何足以發公之志姑
誦所聞以復命云

全行可度牒田記

予里人全何孫字行可少放浪不自羈束俄悔且悼
謂老氏之學可全生而引年於是擺弃塵累受道家
法為黃冠師以仙遊有林嶺之勝丹臺劍池之故蹟
遂隸籍焉而時往來於天慶道院舉先疇之入悉歸
諸二宮從祖西嶽公曰汝之背置諱而鄉虛寂美矣
然田者汝受之先人而共其祀者也今若是得無使

汝祖考為若敖氏鬼乎行可曰不然何孫此舉所以
深為祖考地也觀今之人積金錢恐不多占田宅恐
不廣皆曰吾將世其蒸嘗使萬世子孫毋變也然一
傳焉而弗失者寡矣再傳焉而弗失則又寡矣
其來也塵積其去也川潰若是者何邪子孫不能皆
賢而盈虛相代者天之道也今吾悉歸之二宮二宮
常存則吾之田亦存吾之田存則吾先人之祀亦與
之俱存其為慮顧不遠邪西嶽弗能止遂以諭于有
司明年行可遷去西嶽屬予為之記予謂天下之可
恃者理而不可豫期者事行可譏世人嗣守之不能

長亦焉知常住之必可常也哉雖然行可不娶無子則其為此固有所不得已也惟主是宮者受其託而毋負其約饗其利而毋爽於誼於不可常之中期於可常豈非行可之志哉故書以授知觀事張日隆周道珍俾刻之田之入二宮者各有籍歲修其先之祀凡十六餘則以助其徒之求為道士者為主其約者從祖某今以訓武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云

福建招捕使陳公生祠記

紹定三年某月詔以南劍太守陳公譚兼福建招捕使先是盜起汀之潭飛磔童牛之觸乳狗之搏尺箠

可馴也有司始而玩中而畏玩則養之以滋大畏則媚之以求安姦人黠子見可侮而動於是環地數百里莫非盜矣汀之諸縣最先破未幾蔓延於邵而浸淫於劍既陷將樂窺延平甚急公時執喪卧三山自中外薦紳以及布韋士相與族談者必曰非陳公不能辦此賦上從民望起公為鐔川守時遠近洵駭公不忍以家事辭星言就道始至疲兵不滿三百府藏赤立亡餘徒以至公大義感激人心而羸者張懦者奮從賊者亦幡然効順甫決辰間精采立變盜相顧不敢窺上知公之可倚也遂顓付使事居數月又

命提點本道刑獄公案疏乞師于朝及是來者日衆而淮西將王侯祖忠以三千五百人至侯沈勇有謀所將士皆一當百公明方略信誅賞旌票銳整隋媮號令赫然戎行稟畏乃親提師以出布置有方指縱適宜兵威所加如斲枯枿由是三郡悉平上嘉公之功命進秩三等論譔右文殿鎮建安領使如故延平之士若民聚而謀曰公之功德被于七閩而吾州最其先者也更生之恩其可弭忘乃卜郡城之東龍津驛故地為生祠以奉公像取唐狄梁公故事名其堂曰愛仰為劍人之愛公如魏人之愛狄公也又

取鮮于諫議故事名其閣曰福星謂公之福劍人如鮮于之福青社也公聞之蹙然曰予奉天子命使殄寇而靖民廩廩焉懼亡以塞責何功之敢云矧諸使者兆其謀而僚佐效其策淮西侯資其兵而諸將奮其勇予何功之有哉郡人聞公言乃○繪提舉常平史公彌忠之像于堂之左淮西制置使曾公忞中之像于堂之右而通守黃君樛趙君以夫伯烏繪王侯之像于中堂扁其額曰壯烈而諸將侑焉轉運副使陳公汶不幸卒官則築室別祠以昭群賢協濟之美成公謙退不自居之志四年某月某日安奉禮成

鄉貢進士范荀龍等詒書屬記本末某嘗考論古今
人物非誠與才合不能任天下之大事非人與天合
則不能成天下之大功公清明英特得之於天自少
慨然以天下隆中事業自許侍親海陵年僅三十已
能出奇決策掬東淮十萬之寇是其材素有過人者
及鄉部雲擾公移孝而忠為時一出慨慷激烈言發
俱涕誓以一身贖數十萬生靈之命其誠與才合如
此宜其能當大事也先儒有言天於世變之將作必
豫出其人以擬之盜發於閩而公生於閩是天實屬
公以弭其變也而公之精忠炯然上貫皦日是天心

屬公公心契天天人之相人又如此宜其能成大功
也嗚呼是豈偶然者邪今群胡虎爭中原幅裂內綏
外禦之事方厯宵旰憂天之屬公意蓋有在而公於
任重致遠之學方日楙不已焉維今之功特其發軔
云爾某既不獲辭劔人之請姑叙其大略使著于石
章後辱此者又將秉筆以俟

弘毅堂記

果山游侯景仁名堂曰弘毅而屬予記之始予於侯
聞其德性之美問學之力心誠鄉之而欲記其未能
也既又聞其立朝之盛節勁挺貫金石皦厲逾冰霜

則竦然曰是真有志於弘且毅矣可無記乎維人之
生具天地之性而為天地之心仁如堯舜皆可能也
道如周孔皆可至也顧安有限量哉自其執德之不
弘則志小而弗至於大曰吾非鳥獲不能以舉百鈞
也用心之不剛則力近而弗力於遠曰吾非駮騏不
可以致千里也噫之人也不幾於自棄乎是故聖門
之學必以弘毅為主顏子在陋巷退然一懼生爾其
問仁也得克已復禮之傳聞視聽言動之目則奮然
請事而弗辭仰鑽瞻忽未領其要雖既竭吾才曾不
少懈其立心之大進道之勇為何如耶繼顏者曾若

出一揆故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其見諸力行則
躬三省於前不苟怠也悟一貫於後不苟止也以能
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屬其友
實以之自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雖汎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既啓
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隅坐執燭者之言即不
安於大夫之簣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
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已有一毫未至於聖人雖
垂沒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歟此其
所以獨傳洙泗之道歟後之記禮者襲其辭而異其

指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嗚呼為仁由己欲之斯至未見用力有不足者以此質彼殆非夫子之言乎士之為士苟能深味顏曾氣象以廣大強果自期毋安於小成毋畫於中道俛焉孳孳弗斃弗止則重可勝也遠可至也景仁之於斯道益信乎其有志矣雖然為山戒一簣之虧九十居百里之半景仁其為教之而尚楙之篤信踐行必期底於顏曾之域則吾將舉手而賀曰聖門有人天下有人

共極堂記

粵山之居故無堂歲軍闕始作堂南鄉又對為小堂命之曰共極焉夜氣澄徹乾文爛然緬瞻辰極若在咫尺則整襟肅容而再拜曰此吾先聖所謂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也按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三公侍旁藩區環翊璇璣玉衡高揭衡峙文昌泰階森布輝映其垣為紫微其象為樞紐在人則廣朝路寢造命出政之廷禹邦之所內面而觀仰也蒼龍主東赤鳥司南於菟神龜儼烈西北其舍二十有八其度三百六十有五在人則九畿五服廢邦廢尹之位上之所賴以榦方而作屏也昊穹無言示

人以象在上者欲其宅心正德秉綱執要以為四方之極在下者欲其叶恭和衷并志壹慮以同尊乎五位之極昔之君子迪簡在庭則惟主闕是禪受任于外則惟王室是衛出入不同同此心也不幸退而閒處則雖白駒空谷而毋金玉其音考槃在陸而永矢弗告斯誼也惟鄒孟氏知之故遲遲於出晝屈大夫知之故離騷之作一篇三致意焉用舍不同同此心也僕雖甚愚其敢忘諸嗟夫在天之極憂隔層霄在我之極炳焉方寸端其在我即所以對乎在天故無愧吾心斯無愧吾君無愧吾君斯無愧上帝然則共

極之義豈外求哉繼自今惟朝夕欽欽猶師保是臨志于斯堂庸以自箴

上饒縣善濟橋記

昔者生民之病涉也聖人憂之取象於渙以濟不通於是舟楫之利興而橋則未聞也迨周人造舟為果厥制畧具又其後也有徒杠以通徒行有輿果以便車載而橋之制備矣其始本於天地之自然而成於聖人之心思其終則濟天下而利萬世考諸春秋外傳與孟子之書蓋以是為先王之政而非民之事也嗚呼王政之弗行也久矣溱洧濟人雖未及於政然

與民同患之意猶切切然非若後世官與民為二凡有司之所當任者悉使吾民自為之也民於斯時以其仰事俯育之餘又代任有司之責可謂難矣幸而賢有力者出於其間以衆人之所共任者任諸已雖其事有異於古而其義實可稱於今此予之所喜聞者也距信城二里許有溪焉其源發於閩建舊為浮梁以渡遇春夏間甚雨淫潦纜絕艫解對岸千里招舟子輒使溺相尋里人葉君澤目擊斯害毅然以為已憂廼相形勢庀工徒疊文石以砥之架巨梁以梁之經始丁嘉定辛巳至寶慶丁亥告成凡為屋五十

有四楹枕溪百餘丈靡金錢幾十萬緡旁為僧廬以職守視割田立墅以備繕修縣大夫陶侯木濃墨大書扁以美濟美其利之博也嗚呼世習媮薄夫人以浚利自營豪宗右族巧漁橫獵其不為州里大蝨者鮮矣况能心於濟物乎以濟物為心者鮮况能發其家之積以去州里之所甚病者乎葉君此役其可謂賢也已昔陽虎謂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蓋仁之與富不相為謀有富者之力而無仁者之心不暇以濟物有仁者之心而無富者之力不能以濟物葉氏之在上饒未得以甚富稱惟其篤於好仁故能盡力以既

厥事其不尤賢矣乎天之於人無私覆也顧獨有富
與貧之異者財出於天而寓於人猶吏受藏於官司
其出內非能專而有之錮而守之也心仁而施公其
受任也况久享報也况豐否則獲戾於天轉而他屬
亦猶吏之私其藏而廢侈隨之也故萬金之家有一
再傳而流為餓隸者其不以是歟推君用心其澤可
及百世故予喜為之書君字漑鄉終將仕即子孫多
且賢其興殆未艾云

溪山偉觀記

延平據山為州軍事判官廳處其山之半後枕崇阜

前抱六溪溪之南九峯森羅雄峙天表聽事之西故
有小亭對溪山最佳處予之為判官也因而葺焉時
方習詞學科規進取退自幙府輒兀坐亭中繙閱古
今書口不輟吟筆不停綴間一舉首則澄光秀氣歎
入几席令人肺肝醒然去之垂三十年回憶舊游未
嘗不炯焉心目間也此歲楊君修來為此官扁其亭
曰宏博舊觀陳君傳祖繼至顧眊西偏老屋十數楹
岌岌將壓獨舊觀稍加葺餘皆撤而新之為堂曰見
山樓其上曰溪山偉觀樓之前為臺即舊觀之北為
軒軒有小池剖竹引泉淙潺可愛則以聽雨名之又

為亭曰仰高環其四旁植梅與桂間以修竹循坡登山結茅古樟之下於是鍾川勝槩盡在目中矣然君為此未幾則從元戎以出汛埽汀樵之遺孽及改鎮富沙君又徙為其居於是財數月爾而發揮山川之勝如恐不及蓋賢者之心於事之當為亟起而圖之不尤為已凡皆若是也柳子嘗言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清寧平夷然後理達而事成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詎止是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而粲焉畢覩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壽觀水

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而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蓋嘗升高而寓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乾乾終日不能與道為一其登覽也所以為進修之地豈獨滌煩疏壅而已邪若予之區區於科目則既陋矣陳君廼存其舊而表章之可無愧乎故嘗謂天下有甚宏且博者而非是之謂也予老矣又有子雲之悔方痛自澡磨以庶幾萬一而君於斯道尤所謂有志焉者安得相從偉觀之上笑談竟日以想像春風沂水之樂乎是役也起紹定四年

月之庚申而成於四月之甲子君字清卿三山人
州從事兼招捕使司屬官於幕畫與為多云

樂安縣治記

樂安之為縣百四十有其年于今斯民蒙 累聖涵
濡之澤休養生息日庶以蕃為令者得與田野相安
於無事紹定之三年不幸盜發鄰壤燬零都蹂宜黃
乘間擣虛出吾不意於是信安張侯渭叟之為宰未
閱月也報始聞侯命勵射士糾民兵未集而寇大至
吏與民四出以避其鋒寇退侯自悼至官晚不得豫
飭守備以至吾民則請于州丐罷去邑人聞之者皆

曰吾邑之令賢令也其一可舍諸則相與白州求侯還
故官侯曰民不能舍吾吾亦不忍忘吾民也顧無屋
以居柰何邑之士陳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還吾請
任營建之責侯又曰有屋矣無財柰何曾氏曰吾令
賢者也令而還吾請致餼粟之助郡太守黃公歎曰
民之愛令一至此乎然非兵無以衛吾民則命簡銳
卒五百戍其境以壯境之形勢侯乃還治其人遺民
之脫於鋒鏑者亦扶老攜幼以歸侯疚心拊摩若已
瘵恫凡若干月里廬之殘毀者浸復呻吟者浸息而
縣廳事之堂若燕私之室亦相踵告成蓋靡錢緡若

干其凡出於某氏而衆又協助焉方侯之遇盜也縣
民有繫于獄者盜問之民給曰非令也侯遂免昔高
柴嘗別人既而以難出奔而其其免已者前之所則
也蓋因舉用刑吾無心焉此高柴之所以免而孔子
之所以歎也張侯之釋於難其亦若是乎至官寺之
營建又一惟民是賴嗚呼觀乎此則知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今未嘗有異乎古也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古
未嘗不可復於今也然則謂禮樂教化不足善其民
者固謬而以弭筆之名醜江右之俗者又益謬也縣
治故有室名不欺侯復其舊扁曰處于中思所以答

其民之望而書來請識本末予謂侯之至官屬爾民
何以知其賢而免之又何以知其賢而經營其居若
不及傳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侯天資懿實
履踐素篤故未施信而民信之今將有以答其民亦
曰盡吾誠而已爾先儒有言無妄者誠而不欺其次
也蓋無妄天之道不欺者人之道悠久不息則人而
天矣侯其勉乎哉不欺於已斯不欺於民不忍欺其
民民亦不忍欺其上矣此余之所望也若曰發擿以
為明鷙擊以為威而欲民之不我欺侯固弗忍為繼
侯者亦當知所擇也陳氏名某以恩授某官曾氏名

其以恩授其官侯今為奉議郎姓黃名炳今以提舉
常平兼知撫州

存齋記

墨莊葉清父以存名齋而屬予發其義予謂存一也
而易以性言曰成性存存是也孟子以心言曰操則
存存其心是也二者同乎否乎曰性即理也而主是
理者心也其心存則其理存易與孟子之言一而二
二而一者也然易言存性者一而孟子於存心蓋屢
言之夫不以操舍存亡之機為甚可畏乎堯舜性之
不待操而存者也然曰兢兢焉業業焉不敢少肆也

湯武身之則不能無事乎操矣故曰以禮制心懼一
念之非禮而不能存也曰無貳爾心懼一念之或貳
而不能存也聖猶如此學者其可以自放乎敬者所
以保吾之存中庸之戒不賭曲禮之儼若思所當深
體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子之寡周子之無所當
漸進也雖然有儒者之存有老氏之存儒者之存存
吾之實理也而老氏之為說則曰綿綿若存用之不
窮 其末流又有所謂存想之法則皆以氣為本而
非主乎理矣清父顧兼取之予懼清父之貳而失其
所存也夫學莫惡於多岐莫貴於主一清父其姑舍

定而顛求於吾儒之學持守之堅涵養之熟未聞心
存而氣不與俱者也清父其思焉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東萊呂成公淳熙中講道婺之明招山其季大愚寔
從學者入則受業於長公退即少公而切磋焉四方
之士賴以淑艾者甚衆二先生歿又皆窀穸于此而
故未有祠祠之自盱江處士吳定夫始紹定初予屏
居粵山之麓定夫布衣芒屨惠然見臨問其所從來
曰吾東訪漫塘劉聘君南過趙復章泉上遂以見君
也亟進與語命酒而觴之曰吾不飲為設羹醢曰吾

不肉食累年矣眡其色一無所求獨曰吾為二先生
祠幸既就而無文以記君儻有意乎予曰嘻子不趨
權門驚勢淩而歷游於寂寞之濱不媚示鬼不誣老
佛而汲汲於二先生之祠何其好惡與俗異也且子
亦知二先生所以當祠者乎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
也其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
教育英材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
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
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二先生所立如
此其祠之固宜然自定夫言之非有平生師友之恩

又非居官任風教之責而貿衣營之若不可已者何
邪吁此其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也無所為而為之者
義也吾子以義請予敢不從居數年未及為而定夫
卒垂絕猶語其子曰明招祠未記吾死不瞑目祥老
奉遺命以來為之蹙然曰此予之罪也乃次其本末
而書之定夫名應賢不深於學而能知天下之正理
饑寒窮厄弗自恤而以當世善士失職為己憂方別
予時將北之渠陽省遷客未果而王去非守樵川豺
虎滿道無敢從行者定夫獨負一布囊與俱予嘗評
其人蓋古所謂特立獨行者近世果無修之徒未足

多也始定夫將立祠住山森公定左右之又序以贈
其歸味其詞磊磊不凡豈昌黎所謂魁奇忠信沒溺
者邪故併著之

養正堂記

予友莆田王實之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正朝夕處而
思焉嘗以語西山真某曰在易有之蒙以養正聖功
也又曰願貞吉養正則吉也天之予我者未嘗不正
而所以養之者則在乎人焉故合二卦之義當楹席
之銘敢請一言以發其指予謂蒙之為義我取物之釋
而言泉之涓涓始出于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

萌有動于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
周流一有間之其不壅闕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
終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為義在天地則
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
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
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
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
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
云者凡皆養之之事也即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
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于學終于成德則微者著

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雖然自內卦求之
則一險一動者蒙頤之所以異也自外卦求之則皆
止者蒙頤之所以同也夫泉之出不已而山之性自
若雷之動有時而山之體弗搖善學者即斯而玩焉
則知寂為感之本感為寂之用動靜以時環循無間
操存省察交致其功則體立用行兩弗相悖川流厚
化源源無窮矣抑實之之為人清明剛果蓋不待習
而能若疑乎靜止之象尤當深玩而默體也敬哉實
之勉用其力視彼卦德以進吾德然後為有得於易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吳興倪公守泉餘一年而去去而民祠之祠三十年而燬于火燬三年而民復祠之方其未復也有書而揭之者曰此故倪公祠也揭之謂何以愧夫為郡者與其為民者之不能復也泉之舊守得祠者衆矣有歲久而廢者有能今存焉者廢者民不知其廢幸而存者化為翁媪膜拜之室像設故在人不知其為誰蓋感之者不以心報之者不以情雖祠猶未嘗祠也而於其中有三人焉不求祠而民祠之曰忠惠蔡公忠文王公而公其繼也萬安東城薨火百世曾謂公祠而可廢也然則公之得此於人何也曰心也心藏

于中窈不可測而人之視之若辨白黑然夫聖賢之澤豈皆歷千古而不斬民之所以不能忘者以其心爾癸辛踴躍之惡亦然賜之而恩賜竭則已暴之而怨暴止則哀惟是心為亡窮公之政留于泉者其迹有幾而心之在人則愈久而常存故祠雖燬此不可燬為郡者不能復真有媿焉而某之愧為尤甚某之初守泉也公方燕處月河之上不能躬問以政而以書公睠焉還答以溫陵赤子為寄而毋崇下宴鵬毋豔琛貨民以安靜俗以儉化則其教之之目也在郡三年雖微銖髮足紀而以公之心為心則稟不敢渝賴

是得亡獲臯於泉之父老公之賜我厚矣而其再至也視祠之廢不能復過其地輒感然汗出以慚顧郡方貧而人甚病土木之役不敢據興而士之知義者能勸民使為民之好義者能以役自任月再朏而工告成民之媿於是乎免而某之愧終不可滌矣紹定初郡修忠文祠某為之記謂因民之思王公而知其性之本善由今驗之信然夫祠之廢若復何與民事始而感然已而忻然是忻與感何所往來性也性之善故於為政之善者愛之若親於其不善者疾之若讐此天理之公而非人情之私也

然為政者亦豈樂夫人之疾已

哉心不存而欲為主宮室之羨焉而弗自知爾是祠妻妾之奉日憧憧乎其中之復將使人悚然自悟以失本心為恥其益顧豈少邪其成實六年十二月甲申勸民使為者郡學錄黃龔為之者承節郎滿開宗也

政和縣修學記

紹定五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來請識予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閨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為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間有塾族有師亡馳騫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為行中和以為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

自成者皆足以成物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干時蹈
利者浮游四出而為戰國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
則又穿鑿竒偽為漢之經生凋鏤華靡為唐之進士
昔以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
後世之法而異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謂必
放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士之安而無慕乎外
必損今之弊使相懋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庶乎成周
之意可慚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為哉幸而有令之賢
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
所以學之本蓋在今世已有足者予於徐君之請所

以屢歎也始縣學地廢久上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
而殿堂而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績輝矣東西為齋
四以處生徒中建閣一以藏 奎畫射有圃先賢有
祠藏修息游無一或缺又有餘力稽其糧儲之入吏
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
直處庠序為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寔息皆學之時微
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 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
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書而有為夜
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
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於細行勤小物者

其敢或遺教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
未嘗不古也若夫足踐黉舍之闕口吟課試之文而
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記

建寧府重修府學記

寶慶紀元之初年天官尚書葉公以顯謨閣學士出
牧建安清心劬躬以治以教期年民各遂于里顧詹
頰宮寔惟本原風化之地繇慶元後曠弗克修垂三
十祀予奉天子命寔來固將為國毓材以竣舉選
如寶璧玉如護椅桐惟厥攸居其可弗飭迺命屬役
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葺大成殿次及
十六齋又次及于三賢堂然後增闢小學起孟秋甲

辰迄九月甲寅功用成於是府學正葉端甫等書來
俾識厥事某於鄉邦為後進誼不可以先長者請固
辭而端甫等書再至諭勉逾力既弗獲終辭則誦所
聞以告曰諸君所為命僕者豈欲相與講明為學之
大指歟夫格物以致知昔者聖賢示人之正法也請
以繕修之後明之今之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之圯
陋者今此為以完昔之闕鬱者今煥為以新非以修
之之力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蓋受中以
生萬善咸備猶此字之本閑且麗也私欲汨為邪說
滑焉猶其漂搖於風雨漫漶於垢氛而浸朽以弊也

一日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知悔善章而咎泯又如
圯陋者之可以復完闕鬱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
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而辭
章華縟特藻飾之靡爾聖門教人具有本末故曰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后棟梁可施
棟梁之安而后丹雘可設也蓋繕修一役耳而為學
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之事物即器而
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見知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
豈徒知而已蓋學取問辨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
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庸之

指不明學者始以口耳為學講論踐履析為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理義之學以理義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邈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功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邦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賦役之凡調度之自在故府可覆此不書公名時字秀發括蒼人三年春三月甲寅郡人真其記

龍山書院記

龍山書院者永豐黃君之所建也君自少以博習修潔為鄉黨所稱名卿達人爭致以誨其子弟既連蹇

場屋志弗克施則慨然曰吾幸有薄田疇與其私吾子孫曷若舉而為義塾聚其材教育之以樂吾志於是諏地於團源獲吉壤焉五山輻湊蜿蜒如龍溪橫其前清澈可鏡前望靈峯懷玉秀峙天表君曰是宜為學者藏修之地矣廼悉其力載經載營中為堂一旁列齋六起嘉定十四年六月粵十月告成君捐產之半以奉之稟給課試悉放州縣法春秋校藝以禮屈邑佐或鄉人之中第者司其衡尺日講月肄則君自主之青衿來游莫不競勸君思久其事也命族子從龍來謁予記予未果作又使其從子曰宏曰應豪

者寔來婁請而不厭予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德實居其首故為名其堂曰成德而以德之目名其齋且傳以進修之義焉古昔聖人以君師為已任故其修道之教無一弗備先之以智者欲其講學窮理以發良心之知也繼之以仁者欲其篤志力行以克本心之德也而又聖以極其成義以達諸用立心以忠而制行以和道之全體具在是矣後世聖人闡教洙泗亦必以知及仁守為先與大司徒之法若合符節然孔門之訓知仁而已周官又益以四者或詳或畧豈無意耶蓋多為之目所以使人各因

其材而入獨舉其要又所以該衆善之始終其義則一而已爾于後顏魯思與更相授受其語成德之方必曰博文約禮也明善誠身也格物而誠其意也蓋致知以為智力行以為仁千載源流同出一貫有志於學者其可不以聖賢為師哉始書院之興從龍董其役要未幾遂擢上第以去自是舉于有司者前後相望人物彬彬方盛未艾非惟山川之靈於此振發其亦教育之驗歟雖然君之所期於士者不止是也蓋嘗思之三代而上未有科目進取之塗士之自修果為何事天之命我萬善俱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

古之君子倪焉孳孳斃而後已者以是爲爾世遠教
失士知榮身而不知修身知求利而不知求道良心
蠹蝕皆原於此君之是舉其將以人材世道爲意乎
要必有講于此如曰辭藝而已爾科級而已爾郡縣
有學已弗翅足其尚以贅爲哉吾知君之志非止於
是也故爲推本聖賢所以教者使與學者共講焉若
夫忠和之云則子程子嘗舉斯語筆之曰中和蓋與
禮樂防民之指胥叶然非愚所敢質也學者姑即盡
已之義而求之則體立用行所謂大本達道者從可
識矣然子程子之意亦所當知也故併志於末云君

名惟直字德申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修晦菴祠以其高
第勉齋黃公配食既又謂朱范二太史劉魏二聘君
皆法當得祠遂命奉祠于學八月上丁工告備妥侑
如禮則揖其學之士而語之曰諸君亦知予置祠之
意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必求其父兄師友厚之至
也維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邈其
淵源所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於家庭
比其長也出從諸儒先將則有若草堂劉公者寔告

之以聖賢講學門戶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
闡端正始之功有不可誣者至若祕閣范公則吏部
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疑質義烏良齋魏公則又草
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今也新先生之祠而遂
及於四君子是亦古人推本之義也雖然豈獨是哉
當紹興間秦丞相始顯國實倡邪議屈君父而事寇
讎朱范二公以史官連名入奏顯斥其非至檟紕流
落而弗悔劉公用從臣薦給札後省屬檜方深讎正
論亦浩然引疾以歸良齋起布衣遭明天子一見合
指徑官儒宮垂用矣顧拜跪閣門亡虛日竟以是弗

容于朝是四君子者其學同其道同其出處大致又
同合而祠之使為士者有所觀法豈不休哉繼自今
學於斯者苟能潛心文公諸書以致其濬源培本之
功而又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警其始作其懦則靜
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施具於此矣此余所以並
祠之意也西山真某聞而嘆曰偉哉劉侯之斯舉乎
方侯年盛志壯時天材逸發詞筆凌厲蓋自砥如李
謫仙之流意其不屑州縣間事也一旦為令卹民隱
重教道懇懇焉有兩漢循吏風至其飭者亭祠表四
君子尤世俗指目以為迂者吁使侯病迂之名而循

世吏之所急則其俗之同者廼道之所棄也然則侯之於趨舍豈不甚明矣哉侯名克莊字潛夫世以正學傳其家云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于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某為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闕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畧矣道之大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今古之

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鄒孟子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羸秦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世

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為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竒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楊氏以惡與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刻滅彞倫為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

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刻滅彞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為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資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為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然淵水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百一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至我之習目為闕迂已之良貴

弃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
吁是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
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
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
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
於奔駟敬則其術善也情之橫放甚於潢川敬則其
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
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
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
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

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為然則願以
此刻于祠之壁為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
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非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
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楊文莊公書堂記

浦城夢筆山等覺院邑人禮部侍郎楊公澄為本縣
今日所建也侍郎之子文莊公少讀書于此山既去
以又學節義擅聲中朝為薦紳標式後人即其處為
書堂繪公父子祠之嘉定中郡守李公大異作五大
字表其額按公名徽之字仲猷甫冠通群經尤刻意

於詩得騷人之趣時李氏王江表公耻官偽廷杖策
走中原以顯德三年進士高第入文館升諫垣嘗論
太祖有人望不可與禁兵 國初出司征于方城繼
為大興峨眉二縣令 開寶中召還寢以登用 太
宗尤深器之青宮倣建命為首僚付以羽翼之寄世
謂帝以能詩知公而不知公之受知聖明者不專在
是也昔丁公二心於漢高祖戮之姚思廉盡節於隋
文皇寵以高位前世大在父之主率常以是觀人况我
太祖 太宗之聖哉夫於慶小善爾推其仁猶可以
柱國公之忠於所事如此以之事人何往而非忠此

二帝之所以知公而以遺後聖也然則公之事君固
萬世臣子之法而 二帝之用人豈非萬世帝王之
法歟當公之去國也一遷而楚再徙而秦又再轉而
蜀山川益寥遠風物益淒涼昔之詞人墨客悲傷顛
顛若不可以生者也而公嘉陽諸咏皆脩然自得十
秋毫墮穫意胷中所存其亦遠矣入侍禁中新承聖
睦至摘其詩雋語筆之御屏中詞章翰墨同時豈乏
其人而公獨得此者非重其詩重其節也晚事 定
陵尤被寵渥初置翰林講讀學士公與邢昺首與其
選雖未及大用以終而平生所立凜凜玉雪亡一節

可疵從孫文公億少依公以學既皆以文章名天下而清風雅操奕奕相望浦城人物之盛自二公始紹定改元七世孫震榮將新其書堂之舊族之顯人淮東制置使紹雲朝議大夫圭皆捐貲相之震榮請其盡為之記貌是晚出匪工于辭獨念前輩風流相去日遠後生小子鮮或聞知故為推迹本末刻之堂中使吾黨之士聞而慕之平居講學以淬磨志行自期有位于時以扶植世道自許則公之遺風庶幾復見而吾邦之人物其亦有興乎君夫卑陬泮泮忍志於榮寵利事溫飽而已豈惟重桑梓之羞過公之堂焉

一有泚其穎者矣嗚呼死者可作微公吾誰與歸

居思堂記

寶慶三年莆陽葉侯日新剖吉陽之符既驅雨邁矣塗未半三徑之思有動于中喟然曰吾與其縻於印鞅而膠膠焉營營焉於是非得喪之境也曷若返吾初服與耘夫莠叟相從於隴畝之上礪谷之中以全吾志之為樂哉且吾先世以來策勲文章之錄伯父正簡公以忠直相 阜陵號稱名輔弼今予不幸墮身右列然少好學雖老而未衰吾家有居思堂永心葉公詩之復齋陳公又書其扁吾將日處於斯以讀

音書教吾子續吾先世之緒業不亦可乎於是拜疏
于朝旬祠官之秩以歸且詒書建安真某曰吾之志
如是子其為我述之予謂侯之名堂善矣然思之名
一而義有二焉蓋洪範之曰睿中庸之弗措誠其思
也易之憧憧往來邪其思也誠其思者壹於道者也
邪其思者汨於欲者也故聖人於成之九四深致其
戒者非惡夫思也惡夫思之不以正也若夫天地之
純全聖賢之蘊奧非竭吾心思其庸有得乎故學必
原於思而思必本於誠此理之不可易者也然則思
誠之學果何所自入耶蓋嘗聞之誠即天也敬者人

之所以天也學而求至於誠其必由敬乎昔之君子
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如十目之視凡以立吾
敬也敬立而誠存矣然予於此亦習聞而未燭者也
必將深研其義以啓侯之未悟則復齋其人紹定元
年六月壬子真某記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為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縣
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倉舊仰糶常平常平法久壞
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
婦子眈眈無所於糶縣大夫熟視亡策則專配之

令出為吏舞智其間細民未遽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諸侯用始置倉藏米幾四千石而直翔則糴平則止民歌舞之諸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閔侯岬稍修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寔來覈舊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諸侯之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浹歲以大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為糴本始諸侯之糴也先期予錢至秋獲乃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時則有督索之煩召呼之擾甚者錢有出而未無償夫為得不速弊則為

文故約以見緡買見米若時俗所宜有未盡叶者亦變通之要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傳者曰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為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赤子莊公在位又不儲之素而糴於既饑固春秋之罪人矣後世為吏者益苟平居視民歡感漠焉不以槩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藉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卹其私一物失理居為之弗寧一夫麗罰饋為之弗飽故晝而庭

空夜而圍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
方以為未也竊然之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
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為
令者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戚嘆吾弗給侯書生無
孔乘術鞭笞束不用獨飭吾政聽民自樂輸下貧戶
挂逋籍者蠲弛動十計而公家未嘗以匱告餘力猶
能及是倉顧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
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諸
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
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志其事予聞侯

書其倉之兩廡曰聊為吾民留飯盃豈無來者續心
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
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彛盡
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侯之
心為心者以似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織
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

潭州重修大成殿記

資政殿學士清源曾公以節廟之舊作牧于星沙厚
重鎮俗如嶽之弗搖清明鑒物如湘之不波歲末期
而百度修衆志服環九郡五十城既帖帖無事則思

所以驅其人於禮樂之域者顧詹黌舍先賢先師之位
位在焉而廟殿規摹殆類浮屠氏公為感然弗寧廼
屬郡學職詒書于南宮舍人鍾君震考辟雍制度為
圖以來命掾吏之才者祇其後撤去陪厦敞為新宮
凡二十有六楹昔之闈壘倏焉亢爽於嚴奉祀事為
且又謂列戟之門學扁揭焉亦祇禮弗協則別為大
門後扁其上於是宮牆外內巍然奕然應圖合法既
又斥其歲財營繕於學門之左復射圃於學門之
南起寶慶三年冬某月訖明夏某月告成州學正迪
功卽鍾景仁等以書來諗曰自侯之涖吾土也嘗一

新其學矣而斯獨未之及意者其有待乎今雖成於
公固亦侯之志願有以識之其惟疇昔之後蓋嘗自
詭盡心矣而堂皇門闥之易見者皆莫之察而重以
累公况於休戚情偽之窳微其不屬耳目者何限然
則前日之政所不獲臯湘民也幾希其於是竊有感
焉而又以自媿也故不復辭而書其事然惟公之斯
舉也徒以儒者之宮而雜浮屠之制猶思所以正之
况今之世華居而貌道儒名而墨習者滔滔皆是其
可熟視而莫之揅乎推公之志使一日盡行其學於
天下必將息邪距詖而揚墨賊仁義無君父之教不

真西山文集卷之五十六
得騁也必將尊王黜伯而筦商申韓矜權智騫功利
之說不得施也儒者之功必至於此而後有以為天
常人紀之重非公其執任之若夫學于斯學者亦曰
審其所趨之塗謹其所擇之術使粹然一出於正而
已嗚呼屏翳撤而虛明出豈獨斯學為然哉人之一
心廣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者其本體也而或弗然
者物有以障之也去其障則本者復矣夫問鑄金得
鑄人楊雄氏所以為善啓發也因繕修之事而告之
以修身之法非予所望於學者乎內外一源也精粗
一致也善學者虛其心以體天下之物何往非吾進

德之地又豈獨是乎哉諸君幸以為然則願告于公
而刻之公以慶元倫魁嘗陪輔先帝大政令名
粹德薦紳宗之其治潭之政多可書今皆不書獨書
所以幸乎潭之士者

勿齋記

江西方士楊休文謁予記所謂勿齋者予曰老子不
云乎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吾子道乎老氏者
也而以是名齋何居且孔氏患人之非禮而使勿之
子之師惡人之為禮而欲絕之二氏之道其不同也
尚矣而吾子疆欲同之可乎休文曰不然昔者吾師

之學蓋深於禮其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其殆激於周之末造文滅質偽喪真思有以返之歟不然何孔子即之而問禮也夫禮本天秩而具於人心雖覆載之大不能舍是以立况囿乎兩間而能出範圍之外哉使為吾徒者無所事乎禮則凡曰宮曰觀云者雖毋為之主可也主焉而弗統乎屬屬焉而弗聽命於主亦可也冠裳巾履櫛棄而體居攫呶鬪奪恣睢而罔禁亦可也夫既不能外是以為安而曰吾將絕滅乎禮其誰欺吾故曰吾師之說其殆有激云爾吾之少也嘗學乎孔氏矣今雖寄迹于此吾之心不能

以一日安也夫文暢浮屠師爾昌黎韓子猶以墨名儒行而樂告之况吾之於孔氏其所素學者乎是顧願一言以記之也嗚呼世教之衰自儒者鮮知謹乎禮今道家者流乃有志於斯夫如是焉得而弗記雖然勿之為義吾子亦當深味之乎夫視聽言貌思五者相因而不相離者也而孔氏之告顏淵迺獨弗及乎思何哉蓋視聽言動身之用也而主之者心也心有所主然後四者之發惟吾之為聽不然則耳目口體紛然用事其能合乎禮者幾希然則勿云者正即心而言也心之官而物聽命則非禮弗得而干之斯

其為求仁之樞要歟嘗考魯論之言渾融涵蓄獨於
勝私窒慾之際其辭嚴焉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曰過則勿憚改及是四言皆斷以勿廩廩乎不可犯
也蓋去惡弗力則為善弗勇勿之一辭所以為鑿強
敵之五兵破橫流之巨楫也休文而誠有志於此其
可不思所以實用其力哉其又可勇於自拔也哉
休文名至質今為閣阜講師其文雅趣操有諸君子
品題在紹定戊子十月甲子建安真集記

觀蔣園記

繇衡岳而南亘大江東西穹山崇巘靡迤相屬而廬

阜為之最岷江西來至大別與漢合洪濤掀天吞吐
日月蕩漾萬里而宮亭楊瀾左里為之最夫是二最
者東南山川之巨麗也而南康曹公之別墅實當之
中為所性堂次為歸然堂又為冲佑閣匯澤觀八景
亭凡三湖五岳之勝攬之几席間無留藏者公曰湖
莊之觀偉矣然吾先君崇本務實之意則不可忘也
嗟惟先君奮迹農畝志在及人自其始仕也創小亭
於居第之園命曰觀蔣焉以示不忘民事之難蓋將
發其所蘊以澤斯世而連蹇弗耦志不獲伸今吾幸
得承緒業襲世科其始念不過服廩州縣盡瘁為民

以醜先志而已逢辰休嘉出藩入從會 明天子垂
精問學俾執經侍左右方將翼翼烏日効忠益而疾
病奪之奉身來歸得復與農圃為伍躬自課督萃衆
芳而列之梅先人所甚愛故園一種號千葉者廼其
手植益求數百本藂而為小山潔白芬馨若挹遺烈
自餘四時之花實有未備者蒐求增益亡一闕焉鄉
也園圃之趣少而江湖之思多今其二者始畧相稱
然觀游之樂具則本實之意衰吾懼吾子孫不復識
先人之志也於是莩麥與菽間以畦蔬倣舊規作小
亭以臨眺之而摠名其園曰觀蔣夫天壤間一卉一

木無非造化生生之妙而吾之寓目于此所以養吾
胷中之仁使盎然常有生意非如小兒女翫華悅芳
以荒嬉媮樂為事也若夫嘉穀良稷則民命所關周
公作七月召公賦公劉孟子陳農桑皆以是為王政
之本學士大夫其可一日忘諸乎吾之揭是名也蓋
以不違先志又將使後之人不違吾志也未仕不以
躬耕為耻既仕况齎民力必重民時穀祿受於已當
思耘耔之勤勞政令加諸人毋忽田疇之利病幸而
立於朝則以周召孟子之言迪其君夫如是則吾父
毋再世之心庶乎有弗墜不然名園別館廼縱佚之

區竒葩異植特奢靡之玩祗以為損而非以為益也
既以詔子孫且詒書某俾為之記某曰公之志則美
矣然聞公之得請也蓋上重以事父頌者艾曷嘗
少忘黃髮之咨哉擷東籬之孤芳賦南疇之嘉穗雖
有淵明之雅趣而恐不得以遂斯樂也顧其所以名
園者有楠世教故不辭而書之若乃湖莊舊觀已見
於西州劉公所志者此不復書

重建王忠文公祠堂記

忠文王公之守泉期年餘四月爾泉人思之愈久而
弗忘祠故在郡東郭某年太守某公修之某之為郡

也亦稍修焉今太守建安游公某迺始撤而新之蓋
公之去郡六十年于茲矣或謂公何以得此於民哉
某曰記禮者不云乎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而本其所繇致者道學與自修
而已爾古之君子講學以明善修身以成德非有碩
乎其外也然由義之精而致用由己之正而及物其
積之有源其推之有序故雖沒世而人弗忘夫豈豫
期至是哉憧憧往來者有心於感也使民驩虞者有
意於悅也後世雖有循良之吏去而為人所思要非
無心之感其視王民之皞皞有間矣若忠文公之於

泉其庶幾德之盛善之至而民自不忘者乎蓋公之
學以誠身為主資本剛勁而能切劑溼漫以卒歸之
中和其出言有章其制行有法以之治家則慈順雍
睦之風形于州里以之立朝則蹇蹇諤諤言人之所
難言至其治饒與愛以及于泉又皆穆然如春風之
解陰凌霈然如暑雨之蘇枯渴人見其施之異也而
不知其本之一也觀公治泉之政非虛濡姑息闒然
自媚于民者也哀痾慘怛有父母之心戒令飭正有
師長之教仁義之相頌也剛柔之不偏用也未嘗斬
民之思而民自不能不思者也自荀卿子性惡之說

行為政者大抵芻狗其人而鬼魅其俗謂不可以理
義化吁使民性而果惡也則凡暴君汙吏之所為亦
將思之矣弗彼之思而此焉思有以知民性之至善
而卿之言所謂賊其民者也然公所臨凡四郡去輒
見思而泉人思公特深豈非詩書文獻之舊俗其知
理者衆尤易以誠感乎游公之新此祠也雖順其民
之欲然非心之同道之一其能及是耶觀其志之所
慕足以知其政之所法後之思游公者又當如今之
思公也烏辱懿哉是役也董之者南安征官趙崇端
蓋生忠文之鄉而學其學者也發其議者揭陽尉林

彬彬泉之善信士也祠成游公大書而揭之宗正趙
公某又書其堂之扁尊仁賢以樹風教二公志也亦
某之志也故樂為之書紹定二年九月辛未真某記

孝友堂記

紹定己丑眉丹稜程君叔運以對策擢甲科被命佐
洋川莫府將西歸迂涂而過我焉居一日從容言曰
掌之先以詩書為耘耔禮義為屋廬其家雖貧而其
行甚富其身雖不偶而其心可燕於無窮初曾伯祖
亡子以曾大父之子為之子是為先大父大父之事
親也觴餽如有畏廩廩者不及雖壯有室矣耘瓜之

叔且弗免焉拱揖而受不敢怨也所生母郭晚喪明
甚貧無兼侍大父日聚徒營會合間則走數十里而
省問焉躬致澣濯遺以甘旨其父晚而舉子大父惟
所欲推遜不少校昆弟相與始卒無間言先君子克
承先志其事吾大父也如大父之養其親其事吾伯
父又如大父之篤其愛也父沒每祭必涕泣休澣掃
墓上率徬徨弗能歸伯父晚嬰未疾家徒四壁立先
君子舉其所有以贍之女兄嫁而曾言之輒流涕曰
少小共飢寒姊最憐我奈何弗之卹歲時伏臘必致
助焉吁此吾祖吾父之至行也掌不佞其曷敢有忘

歲丁亥先廬以圯告因即舊址築為一堂扁之曰孝友悅齋李公為書三大字以揭繼自今仰詹題牘惕然有動于中若慈訓之在耳也子以好善聞當世敢斷一言記之何如予為之嘆曰書云惟孝友于兄弟蓋言惟孝者必能友也天下萬善同出一源愛敬之心隨寓而見施之親則曰孝施之昆弟則曰友其實非二道也曾子論事君不忠交友不信皆以為非孝蓋孝者之心慈祥惻怛推之於君臣朋友無不盡者近而天倫之戚抑又可知世固有知厚其親而此或昧焉者是特未誠於孝而已苟誠孝矣雖一髮膚之

微且不敢忽况同氣而生者乎父母之所愛愛之雖犬馬猶然况親之遺體乎此孝之所以必友也中庸之引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世未有兄弟和洽而親之心弗順者亦未有兄弟乖刺而能順其親者此孝友之所以必相因也予觀程氏祖考之所為其可謂兼盡乎此然非君之賢其孰能推明之以詔無窮乎雖然孝友之性得之於天有不待學而能至其所以為孝友者非學亦莫之識也姑舉其概言之能養矣而敬為難不辱矣而尊親為難從令者或陷於不義能課者未必有諭道之功父

母之盡一也而所以幹之者不同凱風小弁其處變
均也而怨不怨有異養生送死無不盡矣苟未至於
事亡如存猶為非孝也戰兢臨履終其身矣苟未至
於得正而斃猶為非孝也不深於學者能之乎不知
夷齊之仁則錐刀之必爭何有於推遜不明伋壽之
義則織微利患之必計何況於死生又深於學者
不能也然則孝友者固立身之本而學也者又孝友
之本也聖賢之教智之崇也欲其效天德之精必欲
其入神蓋知有秋毫之隔則行有千里之謬學之所
以不可已也以君之聰明起軼誠能執理義之大原

聖賢之正法惟日孳孳弗極弗止則蘊之為道心發
之為德行將無性而非善此非先君子所期於後者
乎若夫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異姓之婦入門或能賊
同氣之愛此雖世俗淺事然其為將來之戒者亦不
得而畧君之曾伯祖諱蒙字養正大父諱炎字德和
先君子諱士龍字天用其潛德隱行見於鶴山所志
者今不書紹定二年十月丙申建安真其記

建安縣學田記

建安縣故無學韓公元吉昉立廟以祀先聖王侯元
應又立講堂二齋學之制畧具矣而亡以廩士猶未

始有學也寶慶丙戌秋清源留侯來謁欵于廟顧學
雖頗具而未完則命撤其菽垣其闕植以叢桂氣象
一新矣獨廩給之費莫知所自出每春秋舍采先期
補弟子員賦以餐錢俾與厥事事已散去惕焉為弗
寧下車餘二年畢力經營得在官之田若干歲租僅
百石悉舉而歸之學於是學之有田侯實始之書來
諗予願有志予為之歎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
者視物由己不仁者反是蓋凡與吾並生天壤間者
皆同類也於其同類之中有位以為之長饑焉而哺
寒焉而衣夫孰非吾責况士者又同類之秀乎憫士

之窮而無以養此即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且公卿
大夫者士之積耳養之以成其材勵其節使善人衆
多而當世有所賴其仁不既大矣乎世之為吏者鮮
克知之故常以學政為弗急雖養士之田素具或轉
而他用或漫不訾省聽其侵牟於吏而奪攘於豪民
今建安有學無田議者初不以咎今留侯於此迺獨
怒焉由己隱憂朝思夕謀必如所志而后已推此念
也其忍四境之內有一民弗獲其養乎予故曰此惻
隱之心而仁之端也雖然侯之於士厚矣士之所以
自厚者當何如耶昔鄒孟氏之門人有以不耕而食

疑其為素餐者孟子曰君子之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莫大於是今士之廩于官者優游自佚不幾於無事而食歟吁養之厚所以責之深也夫用之則國安君榮雖既往者之任然培其可用之本獨不在今乎本者何孝悌忠信是也蓋四者人之所以為人而士之所以為士者也一或失是且有愧於人而况士哉故聖門之教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操觚吮墨汲汲焉以微利達為事而本為之莫知是則真素餐矣有志之士蓋亦竦然自厲修之身以刑于家有位焉則推之以

及於國使人知君親臣子六義大殞而弗渝是則侯置田廩士不指侯名元圭字某寔三朝賢相衛國忠宣公之孫云紹定二年十月壬寅浦城真某記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鄉先生何功而祭於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為群祀首者以其產嘉穀育蒸民而鄉先生之重于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牖民於善也育之以保正命牖之以全正性其功一爾然聖門所論必不得已寧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雖有粟不得而食焉教導開明

之功若是其重此所以祭於社而亡慚歟後世先賢
有祠亦古之遺意蓋不獨躬受教如師弟子然後可
祠其人遠矣而言行風蹟靡靡且存鄉人子弟猶有
所觀灑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來世
有顯人若周孝侯遷善之勇死國之忠卓然有百代
標表繇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間見可觀迨至 國
朝則有若樂安蔣公者以儒術為時所宗雖王金陵
猶推尊不敢後若古靈陳公則嘗守郡而卒塋于此
東坡蘇公則買田築室而終于此二公之學行節守
雖皆一世偉人塋域所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

之鄉人可也若道鄉鄒公則歸自嶺南一寄宿于道
流之館爾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鄉公也嗚呼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若是者非耶然自昔迄今維周侯寔有
廟饗餘未聞尸而祝之者寔慶某年浚儀趙侯與愨
來宰宜興以扶教導人為首政居二年民用化服迺
大闢祠室以尊先賢自周侯而下咸秩于位又惟內
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惠文忠二周公亦近世鴻
碩或寔或寓皆用故事以祀某月某日妥侑如禮侯
於斯舉其欲邦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為道德之歸乎
瞻言數公同我桑梓有為若是今豈昔殊吝心苟亡

何過弗可改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徒
襲其迹也昔吾先聖之教自春秋賢大夫如史魚之
直子產之惠舉以告群弟子者非一其親切傳授
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萬善莫不具于其中以之
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非仁之功用耶學者
審能服膺誅泗之訓而以回雍所從事者為指歸則
於前修之言行風蹟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
也祠在縣山川最勝處甫成而瑞木叶符異材奮興
此其兆矣侯於此邑多美政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垂
乎宜興之士者是年十月乙未建安真某記

碑

福州長樂縣顯應廟碑

福之南山轉而東行二百里為義泉嶺蓋長樂福清
之脊其中支益北紫紆盤礴凡三十里積水二十四
陂至參溪其山為魁山其水為龍潭面山臨流有廟
焉即淵肅孚濟廣佑侯也潭之深不可測而穹山桀
立於其上澄光秀氣交相回薄故其神聰明正直以
功德庇生人屢膺 明天子丕顯休命長樂廟祀凡
百數命秩之崇惟侯為第一自唐開元以來焯著靈
異閩中記長樂志具焉世傳洪氏女浣紗于潭沒不

出其家愬于神不崇朝迅霆甚雨潭石破而蛟龍斃
抵今餘五百祀邑之官民以神為依敬之如父兄師
長信之如衡石度量紹興間海寇朱聰熾甚既迫境
見神兵如雲不敢前連歲旱澇復應禱部使者上其
功詔賜廟額曰顯應隆興中封淵肅侯淳熙中加封
孚濟嘉定十七年又加封廣佑邑人既皆悅甚於是
具官陳其錄其靈蹟本末以告曰願有述其按祭法
有功于民若扞大患禦大難則祀之若侯之有大造
于茲土其得爵號實甚宜乃擬其事俾刻于麗牲之
石且為歌道 上帝之命與 明天子之意冀昨邦

人於亡窮其辭曰

魁山兮崇崇淪淪亡極兮魚龍之宮皇皇后帝

兮睠此南土俾神宅茲兮有衆爾主噓吸雨暘

兮指噤風雨盪滌乖沴兮攘除妖災有蛟焚勢

兮血人以自飽是震是悼兮奮厥天討有兇額

額兮猶逢蠱之群恍瞻靈旗兮悸若馭犇民之恃

神兮曰我父母神雖不言兮信若寒暑明明我

后兮子視萬方曰民爾恩兮我豈爾忘既賁之

以鴻名兮又申之以顯號中興百年兮三焜煌

其紫誥民事神兮何窮神報上兮為從異材出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方棟王國祇安居方稼滋植公哀方王圭將便
藩方神之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七

序

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序

莆田陳君均以其所輯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之
書合四十八卷踵門而告曰均之幼也侍從祖丞相
正獻公獲觀國朝史錄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鑑
長編意酷嗜之獨患篇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則歆
刪煩撮要為一書以便省閱時方從事舉子業未之
能也晚滯場屋決意退藏林壑間又以出入當世名
流之門得盡見先儒所纂次若司馬文正公之稽古

錄侍郎徐公度之國紀以及九朝通畧等書以慮十
數家傳攷而互訂之於是輯成此編大綱本李氏而
其異同詳略之際則或參以他書昔嘗讀未文公通
鑑綱目歎其義例之精密蓋所謂綱者春秋書事之
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備言之體也自司馬公目錄
舉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觀者以復餘憾均竊不自
揆輒放而依之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書法或
寓褒貶於其間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錄而已不敢
盡同文公法也願一言以序之何如某讀某書彌月
始盡卷則喟然曰美哉書乎 聖祖 神孫之功德

元臣故老之事業赫赫乎煌煌乎備於此矣然綜其
要而求之則自 藝祖以來凡所以祈天永命垂萬
世無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端蓋其以仁立國而不
雜五霸權利之謀以儒立教而不溷百家邪說之說
求治寧悠緩而不為一朝迫切之計用人寧樸鈍而
不取小夫輕銳之才 嘉祐 治平以前廊廟之訐
謬縉紳之論建相與葆衛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
大治也自 熙寧輔臣出新意改舊灋高談古始陰
祖管箇而國脉病矣名為尊經實尚空寂而學術乖
矣謂參苓著木不急於起疾而一切雜進者皆央腸

破胃之藥根本安得而弗傷謂鼎鼐琮璧不足以便
用而錯然前程者皆竒詭淫靡之具風俗安得而弗
壞章呂鼓其波二蔡熾其燄更倡述述至于黼貫極
矣此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喜
可慕可愕者一盭而盡得之真我 宋千萬年之龜
鑑也吁是豈獨學者所當熟復哉 馭明在御垂精
典訓有高宗成王之風使是書獲陳于前則所以啓
發 天聰緝熙 聖德者何可勝既窮閭下七維無
階可以自進然夜光明月之珍蘊藏山海終有不可
揜者安知侍從蕃宣之彥無以是聞于 上者乎君

述事正獻公得其家學既又從賢士大夫游以博其
見聞故於是書斟酌損益皆有條理非安危所繫則
畧而弗書其志固將有補於世非徒區區事記覽而
已也君早遊 天子之學今以累舉恩當對大廷不
願就獨朝夕矻矻于此既積十餘年之力纂而成之
又將次及于中興之後聞四方之士可與商榷者不
憚千里橐其書而從之忘其道塗之艱羈旅之苦
也此其用志豈世俗所可量哉迂愚不敏竊獨嘉之
故爲之序如此若書之凡例則君既列篇端矣故不
復云紹定二年三月辛卯建安真其序

清源文集序

郡有志何始乎昉于古也郡有集何始乎昉近世也
有志矣而又有集焉何也志以紀其事集以載其言
志存其大綱集著其纖悉也志猶經也集猶緯也可
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清源郡志成於嘉泰之初
元山川封域人物風俗登載蓋略隣矣至若名卿鉅
儒之論述騷人詞伯之賦詠散見于國史于家集與
夫碑碣所志楹壁所題可以驗賢才之衆多風物之
盛麗而志不能具者尚多有之新安程公來鎮之明
年謂郡從事武陽李君方子曰此邦號文章之藪而

有志無集非闕歟予其爲我輯之李君既承命則退
而網羅收拾得詩賦雜文凡七百餘篇合爲四十卷
而公括田廩士之本末與郡人所編島夷志則別爲
之帙以附焉其纂輯之例則或以理或以事或以詞
調而以理若事者居什之七大抵主於闡教化存典
法否則詞雖工弗錄焉集成而某至竊以謂爲此邦
之吏者不可不以此書蓋凡昔者明哲之官忠信之長
教條風績之可尚者皆其龜鑑也有一事焉之弗逮
其能自安乎爲此邦之士者不可不以此書蓋凡前脩
故老德行學術之可師者皆其槩度也有一節焉之

不相似其可不自勵乎若夫咀含其英華漱濯其芳
潤抑末爾公名卓字從元其為此州建明施置以幸
吾民者班班見之集中云嘉定戊寅十月甲子建安
真集序

贈蕭長夫序

始余少時讀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謂其憂深思遠有
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與堯舜三代之
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為之
喟然撫卷太息曰琴之為技一至此乎其後官于都
城以琴來謁者甚衆靜而聽之大抵厭古調之希微

夸新聲之竒變使人喜欲起舞悲欲涕零求其所謂
淳古淡泊者殆不可得蓋時俗之變聲音從之雖琴
亦鄭衛矣屈子有言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
江籬 琴猶如此則凡世俗之樂日淪於胡夷而不
可禁者固其所也三山蕭長夫學琴四十年饑寒留
落困悴無慘獨不肯遷就其聲以悅俚耳嘉定丙子
秋過予大江之東予與之登鐘山訪定林酌寒泉而
拊修竹長夫忻然為鼓一再行雍雍乎其董風之和
惜惜乎其采蘭之幽跌宕而不流悽惻而不怨信六
一之言有不吾欺者蓋其嘗游紫陽先生之門習聞

君子之義其能窮而不變也固宜雖然游先生之門者衆矣顧未聞有不變其學如君之不變其技者此予之所以重歎也於其行飲之酒而為之歌曰古音之寥寥聽者欲睡兮新聲之洋洋喜不知止兮自戰國已然况今之世兮嗟嗟蕭君娛衆所棄兮我琴可破志不可徙兮彼斯方為園真子所耻兮霜風脩脩裂子之袂兮子毋好游從此歸兮予將俟子於仙游後子於武夷兮

贈上饒葉宗山序

葉君宗山上饒人通五行書朴直自將其論人壽夭

亨窮十不失一二丙子謁予於金陵余語之曰昔孔子嘗言命矣曰求之有命無以爲君子孟子嘗言命云者豈日辰支干生勝衰歇之末哉出處有道語默有時臨死生處利害不惑不變而惟義之歸此其所以謂知命也余方區區誦所聞以信君往矣見世之役役權利眞冥而弗悟者其以是告之

萬桂社規約序

林君彬之以萬桂社規約示余余歎曰嘗知飢者可與語耒耨之利嘗知寒者可以論蠶織之功否則以爲漫然而已憶余初貢于鄉家甚貧辛苦經營財得

錢萬囊衣笈書疾走不敢停至都則已憊矣此再舉鄉人廼有為所謂過省會者人入錢十百故云偶與名其間獲錢凡數萬益以親友之贖始舍徒而車得以全其力於三日之試遂中選馬故自轉輸江左以迄于今每舉輒助錢二十萬示不忘本也吾鄉去都十日事爾其難若是則溫陵之士其尤難可知也林君此約其為益又可知也蓋紓其行以養其力一也無林迫以養其心二也無勾貸以養其節三也一舉而三益俱焉此余所以深有取也然吾鄉與約者幾千人林君為此二十年矣同盟僅三百有可濂溪楊

以嘆其不如莆之盛也林君其思所以廣之使與者愈多則獲者愈厚余所謂三益者庶乎其可望也若夫身為勸駕之官而未能復續食之制竊有愧焉姑捐庫緡五萬佐之且以為此邦故事雖未能贖吾愧亦以見吾志云林君好義之士也凡鄉間有義舉皆勇為之先又非特此社而已

傳景裴文編序

清源傳君景裴以所為文編史說視予予熟復而歎曰盛哉傳氏之懿也自獻簡公以高文正學為元祐正臣一傳而為忠肅再傳而為至樂又再傳而樞密

大坡之弟兄文章錄前後相望雖前代文宗未有及之者然傳氏之學雖本於獻簡公而草堂先生李公漢老又其外家也草堂之文為中興第一至樂父子實獲其傳而大坡蚤歲執經於父友紫陽先生之門淵源日漸則又出於伊洛顧不遠哉景裴樞密公之嗣子也自襁褓能言固已優游詩書六藝中矣耳濡目染不習而熟其能蚤以筆墨自著也宜予昔從樞密公於建安時景裴終六七歲娛戲其親之側眉目清婉如畫今幾寒暑而著述之盛已如此回視予年日以老而學弗加於初焉可羞也已雖然詞章之靡

虛者易工而義理之精微者難究景裴其益思所以務學乎哉夫學不可以無師而大坡者真景裴之師也予昔倘佯盤谷竹隱間聆公餘論蓋濟岱典刑之舊伊洛源流之正萃於公矣又不獨景裴為當師也予盍歸而求之異時造朝過余於西山精舍將必有異聞以告我景裴其勉之哉

送朱擇善序

自余歸卧西山之草廬掩關謝客足不越中賢門之域者將期年于茲矣居一日烏程朱君來謁以書先馬余視之辭義卓然意氣甚偉亟延入與語問其族

出與素所師友則丞相忠靖之孫且嘗游於繁齋
先生之門者也酒數行作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
意正心之說以爲直易易耳今從事於此固已有年
而一臨利害之境則自私之念崢嶸乎其中有不可
遏者夫然後知其爲匪易也君將何以教我使免於
是邪予曰昔人不云乎君以爲難則易將至矣惟吾
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之忽而去道遠焉今而難
之是子進德之機也雖然予嘗聞之君子蓋學問之
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有一
闕也夫學之治心者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

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者則又調
虞愛護以杜未形之之疾者也今吾子於私意之萌
能察而知之其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爲害
而未能勇以去之是知疾之所由生而憚於藥之治
者也昔者顏子問仁於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云
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誠
欲絕其私意之萌蓋亦感勵奮發如去蠱賊如殄寇
讎毋徒恃其知而已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夫瞑眩所以愈疾疾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
養之功所以必繼於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

曰敬爲要敬何所自始曰自戒懼謹獨始予歸取聖賢之書而熟復之當有以知余言之非謬也然余之於學亦所謂知之而弗能允蹈者也斯言也豈獨以勵吾子蓋因以自勵云

贈富春子孫守榮序

予至潭之數月臨川陳生爲予筮得益之九五有孚惠心勿用元吉未幾富春孫生又爲予筮得臨之六二曰咸臨吉無不利夫誠出於中曰孚無心之感曰咸爲政之本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使余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擇焉而取之其能外是乎昔之君子尊易

而重卜信哉其不誣孫生名守榮少而喪明故其技專以確聽其言徃徃中理殆過於世之有目而盲于心者聞余方買田以養矜寡廢疾之在吾上者感然歎曰守榮育故念人之盲也其將歸發其橐聚同類而幼者日食焉且傳之以其學嗚呼守榮一筮師耳能因已之疾而悼人之窮使世之在位而有力若有力而不在位者皆以是焉存心其所濟不既多乎予重其術感其言而惜其去故書以遺之

感應篇序

代外舅作

感應篇者道家敝世書也蜀士李昌齡注釋其義出

入三教中凡數萬言余連蹇仕塗志弗克遂故常喜
刊善書以施人以儒家言之則大學章句小學字訓
等書以釋氏言之則所謂金剛經注者凡三刻矣然
大小學可以誨學者而不可以語凡民金剛秘密之
旨又非有利根宿慧者不能悟而解也顧此篇指陳
善惡之報明白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啓發良心故復
捐金齋鏤之塾學願得者摹以與之庶幾家傳此方
人挾此劑足以起迷俗之膏肓非小補也抑嘗聞伊
川有言曰凡有動皆為感所感必有應所應復為感
所感復有應動者何此心之然也人之一心虛靈洞

徹衆理畢具方

不事
有正

否然後善惡形焉而吉之禍福亦各以其類應不可
誣也人知殃慶之報兆必於所積而不知一念之發即
吉凶禍福之門李氏首九章注義最為近理余故表而
出之至其言有涉於幻怪者要皆為警愚覺迷而設
余固未暇深論覽者察其用心而取其有補焉可也

贈篆字余煥序

予嘗嘆世變所趨大抵自厚而薄自簡質而浮華自
莊重而巧媚凡文章括以藝以至器用之末何莫不然
姑即字畫言之自蟲魚之體一變而為篆再變而為

隸又變而為真行變之極為草習之者易成玩之者易悅而姿態百出古立心蕩然矣建陽余君煥工大小篆筆勢奇偉不常予嘗使之書聖賢言揭坐側如正人端士服古衣冠巍坐拱手使人望之起肅敬心雖嚴師畏友曾不過是然余君挾此技游四方其能知之者甚少愛而說之者又如少豈非簡質而不華莊重而不媚能使人敬而不能使人喜與此予之所以重歎也雖然天下未嘗無好古之士子第行當必有知予者紹定元年十月余君將之東湖書以遺之

贈錢道人序

古今言善相人必以許負輩為稱首予謂負輩第能知升沉脩短而已若夫辨賢愚判淑慝則未有出鄒孟氏之右者蓋其曰胷中正則眸子瞭然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然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眸然見於面蓋於背觀人之法盡於此矣嬾溪錢生風鑒甚高更當於此具一隻眼若但能知升沉脩短而已則非予敢知學易齋書

贈顧涇序

予讀諸史方技傳見其以藝名者必顯於一而後工若夫推步以知天形相以觀地又術之難者也上下

數千年間能無而通者曰唯管公明郭景純李淳風僧
一行數人而已豈不難哉廬陵顧君涇遠於陰陽五
行之學以之占天則神以之相地則不苟凡今之以
術名未有能過之者也予乙酉趨朝遇之於衢梁君
見謂曰公之此行不滿百日當歸而果然蓋其驗如
此非神而能之乎後四年謁予粵山之下相與論考
卜周阜之法終日灑灑不窮又知其非苟於求售者
也予老矣方將從君求燕以骨之地屬其有東溲之役
故言此遺之且堅其再至一之約云

周八漢序

鍾門君天驥志於學予嘗因其名齋有以告之
矣今復枉顧敝廬欽然自下願聞為學之要終其身
而可行者予之於學也汝獵而未醇猶淺而弗精將
何以告子雖然亦嘗聞其略矣以聖賢大道為必當
繇異端邪徑為不可蹈此明趨嚮之要也非義之富
貴遠之如垢汗不幸而賤貧耳之如飴蜜志道而遺
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
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
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
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

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可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傳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子歸取子朱子之書而伏讀之又從而深思之實體之則將有以自得之矣又奚以予言為哉

臨齋遺文序

始予與湯君升伯遊知其樸茂而文君子人也越十餘年又與仲能遇于都城時仲能新擢進士科觀其持論意嚮已不類場屋舉子予心竊獨竒之比使江東而仲能適留旁郡邀而致之屬以救荒之事仲能欣然弗辭事已徑去自是予尤敬焉又三年遇予海上文益工論益勁而進學益勇一日愀然告曰先君平生嗜古學為古文不幸齋志以沒今其遺編僅存一二獨易疑易說乃其玩心而有得者復未克成書公愛巾者也誠推愛巾之心以及其先人為序而發揚之則幸甚予退而伏讀則其詩閒澹紆餘有自適

之趣其文敷暢條達而切於事情至於釋經往往闕其秘奧有世儒所未及者評論古今尤多得其心術之微此豈勉強可致者蓋其平時問學一本於誠問嘗取上帝臨女之義而名其齋朝夕居焉以自警則其用力可知矣嗟夫士以一身之微而欲窮天地萬物之理生千載之下欲考古昔聖賢之心豈易爲力哉然而以誠求之則無不可得蓋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曰誠而已矣世之學者昧操存持養之實而徒事於語言文字之工是其心既不誠矣以不誠之心而窺天地聖賢之蘊誠待

之鏡而鑒萬象也求其近似豈可得哉君之於學既以志其大者惜其窮居鄉里未及博參於諸老先生之間以究其精微而不幸死矣其亦可歎也夫君名某字德威饒之安仁人與其兄德成俱以學行表於其鄉而俱不偶君之四子名干者升伯也巾者仲能也既篤學有聞餘亦進進未已其尚有以成君之志也哉嘉定戊寅十二月壬子曰建安真某序

傅樞密文集序

觀文殿學士河陽傅公既薨之十有六年公之弟竹隱先生始輯其遺文爲三十八卷以視某曰先兄平

生爲文至多今去其不必傳者而存其可傳者謹第
錄如上嗟惟吾兄自少至老澹亾他嗜好獨矻矻文
字間君常誦書日以寸爲程當沉酣痛快時至不知
飢渴寒暑其初志蓋欲自奮於功名不幸當世道清
明之時所施者止於二千石部刺史迨其沈鬱既極
有力者始推而輓之則非其時而公老矣故雖以文
墨致位高顯而其終身常若不釋然者夫志旣不白
於當世獨其文辭可自託以及遠而復泯泯不揚是
重不幸也吾兄常知子子其爲我序而傳之可乎某
謝不敏退而竊念公守建安時某以新進士上謁請

問作文之灋公不鄙而教之甚至其略曰長袖善舞
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劇讀而精甄之則劖乎其
春榮薰乎其蘭馥有目矣惜其時尚少所問者科目
之文而已今觀其所謂三十八卷者則信乎其長袖
善舞多財善賈如公之所以教也初公以詞學進侍
郎黃公鈞稱其文猶濯錦於蜀江而相國虞雍公亦
謂其璞玉而加琢異時研索日以精淳蓄日以富笑
談戲劇輒成文章至其爲詩有三百餘韻者昔雲龕
先生述王初寮之文有曰幽眇透射若貫珠隙明麗
整飭若截綺尺其於公之文亦云雖然此猶其少作

若應用云爾晚登朝廷議宗廟典禮援據敷析出入經史百子衮衮數千言雖漢儒以禮名家者未能遠過也則公之學詎止玩心於無用之地哉宣城一書意慮懇欵陳夷虜必亡之勢與中國必勝之理而始末以勢未可勝爲言其論古今用兵成敗利害甚悉欲治其在我者以竦敵之衆當是時權臣開邊意銳甚公之持論固如此然則世之以傳會詆公者亦豈盡知其中心之所存哉方公少時自負要不錄錄蓋嘗和泉守王公龜齡之詩有曰名節士所重當如護睛腦立朝與行已本末要可攷此其爲志何如耶

一不幸用非其時生平素心遂有不克自白者昔之君子寧坎壈其身不肯少溷其跡以合於世其不以是夫顧念昔者獲從公游距今裁二十年竭來溫陵墓木拱矣撫念疇昔爲之慨然故於竹隱之命不敢固辭而叙其槩于篇首使覽者致詳焉

送王察推序

莆故多奇產中興以來三山名輔弼功烈磊落相望其他人物接跡中外者至不可勝紀何其盛也予頃自泉過是邦登方氏詩境之樓環挹蒼翠應接不暇壺公一峯偉然特立於群巘之表若王義方之正衙

對仗而叱義府也若張萬福之拜延英殿下而呼太平萬歲也夫其山川之峻秀雄麗如此則其人物之盛也固宜王君實之年甫三十以直言對策擢進士第四人名聲日以進耀斯其所鍾羨者歟然天之生材非苟私其身而已蓋將有望焉况夫有盛名者多獲顯位居顯位者必任重責此尤君子之所畏也王君於此雖欲自己於學其可得乎古之學者自其少時師友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已莫非大人之事迨其長也從事於大學則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察古今興壞存亡之變無不考其所以然人之位乎兩

間當為之職無不究其極故內焉足以成己外焉足以成物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之士知為場屋之學以釣利祿而已若夫明善以誠其身格物以致其知固有所未暇也及其一旦任人之事則飢者欲哺寒者欲衣戚嗟不平之鳴賴我而息紛紜瀕洞交至迭起之變埃我而定乃始茫然莫知所措矣繇昔暨今腐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蓋其平時汲汲於求仕之學而未嘗治其本故也夫學焉以求仕固後世之所不免惟其得之也遂以為既足而不復用其力於學或知用其力矣而其所學又非古人之所

謂學也則其植立之庠成就之陋顧不宜哉王君有志之士也予故以古人之事勉之今者始仕於潭蓋朱文公先生所嘗治且教之地道林嶽麓山谷峽絕之處必有傳先生之學而人不知者君行且求之其於予言當有不約而契者然予亦好學而未知其方者故因以自警焉嘉定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建安真

序

送湯仲能之官繁昌序

始余為護漕使者聞江上之邑有繁昌焉曰是必其民殷而俗阜稱是名者也屬歲大侵予躬出按視

行過蕪湖數十里望濱江居民廬舍以百數舟人指曰此繁昌縣也余舍舟而登眠其人窮餒困瘁甚於他邑其市區列肆荒涼岑寂有淮甸之風予竊異之曰豈歲凶使然耶父老愀然曰吾邑在承平時幾萬家田利之入需乎其有餘魚蝦竹蒿柿栗之饒以自給無不足者南豐曾公之記具存可覆也建炎盜起邑剝於兵開禧之後旱蝗相乘天實為之尚美咎若夫無旱蝗無兵盜而吾蚩蚩之氓常若不食其生何哉賦有常期唾掌爭先飲有常目以羨為賢澁如川猛令如虎火猶可過饗吏殺我余聞而太息曰

賦歛之苛慘於兵盜貪殘之威烈於旱蝗宜其昔以繁昌名而今以窮悴告也吁此非長人者之責而誰居余友湯仲能擢進士第始吏於繁昌將行求一言以別仲能勇於為善者也余故以昔之所聞於父老者告焉夫仲能主簿爾民之感憂愉樂非其所得專然猶之玉馬所韁之山土木晶潤况其職可以及人者乎吾知仲能必有所不苟也若余之行事止足為子道者獨念日去溫陵時嘗以治泉得失問於郡僚李公晦公晦曰君為政三年其可以無愧者二盡己之忠與不息之誠是已余雖處祖不敢當然居官臨

人要必以二者為本蓋一毫不自盡不足以言忠一念不相續不足以言誠已未忠而覲人之我從已未誠而責物之應我天下無是道也余方日夜以思求進乎此而未獲者故願仲能之勉之也書來鐔川問嘗所聞於朋友者其試以是質之嘉定十三年五月朔建安真德秀書

張仁父字序

張君以其名宗玉謁字於余余為取戴氏記溫潤而澤之義字之曰仁甫且告之曰予知余所以命字之指乎夫仁者五常之首萬善之源其體具其用博未

易以究言也吾子業於醫姑即子所知者言之可乎
鑿經以手足痿痺為不仁前輩大儒先以為最善名
狀者也蓋血氣周流之所鬲閼雖一髮膚之末無不
切諸心關節脉理壹不通焉四支之大且若無與於
我者也孟子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
則反是焉大哉仁乎上焉用之鑿天下者良相也下
焉用之以醫疾者良工也禹稷阿衡視人飢溺與弗
獲其所者由已使之仁於鑿天下者也秦緩盧醫扁
鵲起沉痾而生仁於鑿疾者也史言善鑿者能洞視
五藏世常疑之夫仁存於心萬里雖遠如在目睫孰

謂仁於鑿者不能窺五藏之微哉今吾以是命子其
屬於若者厚矣且子之未嫻於鑿也詎能無疾其望
於人何如也今人以疾求我夫何異昔者以疾求人
邪能存是心則其察必精其用必仁斯不辱吾字矣
仁甫讀岐伯伊尹之書通五運六氣之學其心又樂
於濟人者故余為之序以勉之

送偶然居士序

鄭君彥祥名瑞浦城邑西里人也善錦囊玉函之術
始余謀窆吾親及更窆吾兄若吾婦氏挾圖書矜技
能以登吾門者無慮什伯數卒之營吾親之封於銀

山之麓者彥祥也遷吾兄若吾婦氏之柩於屏山之陽桐山之塢者又彥祥也邑之士聞之曰偶然爾彥祥聞之亦笑曰是誠偶然也邇吾求之而弗獲獲之而莫吾售者雖自以為功得乎夫既幸而獲之又幸而主人惟吾之聽而吾之術得用焉此非偶然何哉因自號曰偶然居士余謂彥祥之言謙矣然觀世之士有術業同知慮同而措之於事則成壞中不輒異者豈誠有工拙哉偶不偶故爾莊生有言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泮泮統泮泮統固其所也對者非偶然乎德感於天誠乎乎物事之至難者也

昔之君子固有弭難弭之菑馴難馴之暴而退焉自貶歸之於偶然者夫退焉自貶不足以損其功而祇以重其美護之所以有終吉也且凡世之役情於物者得之則哆然以喜不得則蕭然以懼夫是以冰灰雜襲而胸中必須臯之寧焉惟有道之士視物之徠如浮雲其去也如墮甕一付之天而莫留吾情夫馬往而不自得邪彥祥之智未足以及此予特恥其言若弗自銜者故書以贈之

邇言後序

予讀劉子邇言屢廢而歎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

也子何歎之歟乎予曰子以予爲玩其文辭也耶若
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
於學者耶夫學莫先於知性知性而後知天天之昇
於人者厚而望於人者深蓋人之有生雖與物同而
備二氣於身根五常於心則覺與物異故必如堯舜
之善而後可謂盡性仁義禮智之端有一虧闕則以
人眊物其間相去者幾希夫人受此性於天猶其受
任於朝也一理弗循謂之違天一事弗治謂之曠官
曠官可愧也違天獨無愧乎天形我以人而我物之
性我以善而我弗之是天之不才于世之狼疾人也

孟氏七篇丁寧至矣而世莫之省今劉子一書財數
千言而於此蓋數數焉其首章曰人之性天地之性
也孔子以爲貴孟子以爲善其性命之源可謂得之
矣悟天理之本同憫世人之自賊故其言精深痛切
反復諄盡至投珠擲璧之喻冠孫服狙之戒讀者爲
凜然動色也吁謂之有功學者非歟雖然予之知學
幾三十年而聞道甚後使前乎數年得是書而觀之
未必不眊以爲常言也玩華而遺實毀醜而棄醇予
於是乃知返矣嗚呼有志於學者其尚懲予之不敏
也夫

送潭州陳教授序

括蒼陳端父將教授于潭徵予言以爲贈予方端憂不能言也顧常竊病今之職于民者未嘗不曰治之難職于士者未嘗不曰教之難也問之則曰倍噉而難諭也變詐百出而難察也是其所以治之難也至於士之難一則甚於民蓋口于誼而衷于利者衆也尉乎其文而駁乎其行者相踵也是其所以教之難也吁是則然矣蓋亦反而求諸身乎六心者一身之主猶之有司爲是職治與教者也耳目焉手足焉皆聽命於心猶其稟治與教者也以一心而御衆形至

約也其能使之不隨所嗜而遷乎其能使之動必以禮乎吾見物交物而引之流而蕩者衆矣夫治之而弗馴教之而弗率則知忿而疾之未聞耳目四體之不從令而能懣然自咎者蓋洙泗之道閭閻不行於世士自一命以上知治人而已故其朝夕所役役者大抵以求人之過而已反觀內省求其身之過者未嘗致須臾之功焉至其効不若古人則諉曰是俗之難治且治也抑不思其身之已治否耶吾之所爲其可以教未耶以不治之身而臨難治之民其身之未足以教而尤其俗之不可以教此豈聖賢反本之意

哉昔者顏子問焉邦於夫子而夫子許之邈其用功之地不過視聽言動四者而已夫視聽言動之不敢忽豈蘄以正人哉然卒之已正而人莫不從者蓋是理也不惟吾有之人亦有之也開之則明倡之則應矣其用力顧不甚約也况士之爲士又非可以凡民例觀耶潭維鉅藩昔者大儒經師接跡于此士之以學自名者不知其幾千百吾子受命而爲之師蓋信乎其難也已雖然有道焉惟母求之士而求之於身母求之於身而求之於心心之令能行於其身然後吾之教能行於其士是故理之不可易也者吾子幸

以爲然則願併以告夫今之治人者毋徒疾視其民而不知返也嘉定壬午月正元日西山真德秀書

去年春端父來潭予爲斯文以贈書未竟而端父行明年初伏日閱舊稿得之遂錄以授端父方予操筆時豈知與端父當會于此哉又豈知身任治人之責哉然則予之所以警端父者端父宜還以警予矣

詠古詩序

達齋詠古詩若干篇余友龔君德莊所作也古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澹月荒寒蕭瑟之

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
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
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今吾德莊所賦遇得
意處不減二公至若以詩人比興之體發聖賢理義
之秘則雖前世以詩自雄者猶有慙色也蓋德莊少
而學詩微詞奧旨既以洞貫而又博參於諸老先生
之書沉酣反覆不止其涵泳久故蘊積豐權度
公故美刺審有本固如是也雖然德莊於此豈直區
區較計已陳之得失哉憫時憂世之志以自發則
一寓之於詩善善極其褒冀來者之知慕也惡惡致

其嚴冀聞者之知戒也名雖詠古實以諷今此孤臣
畎畝之心人見其優游而和平不知其殷憂憤歎而
至於啜泣也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
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為
時賢君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惜惜之語廩馬
為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于後斯義浸以凡日接
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
心而溺志者幾希矣今德莊之作倘幸為太師氏所
采陳之王前歌工樂史朝吟夕諷其所啓悟感發顧
豈少哉夫春秋推見至隱善觀人者察其所安德莊

之詩於前史所取或貶而絀之至悠悠之談所共寘
議者或乃明其不然是豈苟異者邪少正之誅匡章
之辨衆惡之察鄉原之譏有不得與俗同者聖賢原
情之公心春秋誅意之大法也世之儉夫鄙人姦媒
閃眈自謂足以誑當世惑方來而不知高明閔達之
士洞見肝鬲筆誅字撻曾亾遁情死者有知將恨其
不及生而改也存而可改者獨柰何其自棄哉嗚呼
斯言悲矣其孰識余之衷情也夫君名字德莊達齋
其自號云

攻媿先生樓公集序

鄞山叅政樓公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建安直
某伏讀而歎曰嗚呼此可以觀公立朝事君之大節
矣蓋公之文如三辰五星森麗天漢昭昭乎可觀而
不可窮如泰華喬嶽蓄泄雲雨巖巖乎莫測其巔際
如九江百川波瀾蕩潏淵淵乎不見其涯涘人徒覘
英華發外之盛而不知其本有在也 慶元初韓侂
胄除知閣門事忠肅彭公力諫詔改侂胄內祠彭公
予郡公在瑣闥極論之云去者不復侍左右留者召
元無時終不能遠時侂胄之惡未著也既而竊弄國
柄以黨論盡錮天下賢士挑虜奔盟中外騷然天下

始服公先見朱文公侍經筵 內批予祠公持其命
不下曰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奏雖寢然當
邪說充塞之時首倡學者共尊朱公後卒賴其言而
學禁遂開道統有續然則觀公平生大節而後可以
讀公之文矣公生於故家接中朝文獻博極郡書識
古文奇字文備衆體非如他人愴狹僻澁以一長名
家而又發之以忠孝本之以仁義其大典冊大議論
則世道之消長學術之廢興善類之離合繫焉方淳
紹間鴻碩滿朝每一奏篇出其援據該洽義理條達
者學士大夫讀之必曰樓公之文也一詔令下其詞

氣雄渾筆力雅健者亦必曰樓公之文也於乎所謂
有本者如是非邪公旣鬻倪冑之鋒退若却掃者十
有四年 嘉定初起爲內相俄輔大政向來傳輩凋
喪略盡而公巋然獨存遂爲一代文宗某嘗竊論南
渡以來詞人固多其力量氣魄可與全盛時先賢並
驅惟鉅野李公漢老龍溪汪公彥章及公三人而已
念昔校藝南宮白事東府或請言竟日或極論造旦
某退而書紳終身誦之其所以猶爲當世善人君子
所與而不遂爲塗人之歸者公之教也公季子治以
集序見命某何敢辭建安真某序

卷之二十七

先生真文
外集卷第二十七



